

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

206

潘朵拉計畫

我的前方立著兩名男子及一匹馬。

瘦高的那一位在刺眼的白光之下緩緩的騎過來，矮胖的那位表情木然。

我聽到一陣呼嘯聲，一半來自於他們手中所揮舞的東西，一半是他們蠕動的嘴唇。

「奉聖賢。」高個子唸著。「以及聖天使，聖喬治，聖約翰，聖十字，聖甲蟲，聖堂，聖徒，聖書，聖火，聖餐，聖痕以及聖杯之名，吾，西榆林皇家古堡百年御用赤焰劍使聖騎士，又名斬尾者，裝甲銀彈，地獄主教----」

「以及惡魔斬首台，黃金刀鋒，憂鬱死神，荒原孤狼。」矮個子緊接在後。「深淵已為汝而開，罪人的外衣，惡魔的代言人啊，在化為塵土之前，讓利劍割開汝的血肉，讓四濺的火花頌揚天譴，讓罪惡被天使羽翼斬為碎片！」

「願眾神賜我力量伏魔，來日我必以肉身回報。」高個子從沙塵中衝了過來，包圍在耀眼的銀光之中，赤地為鐵蹄粉碎。「原罪！汝之遺言，將為呈堂供----」

以下內容不明。

他的頭已經不見了。

第一章：正邪平衡是藉口，真象是沒有反派，正義使者就沒有出場機會。

我看見螢幕上濺滿殘骸的自己，還有騎士高高飛起的那顆頭顱。

白日瞬間為血紅所染蔽，好像鮮血是由大地噴發出的腥紅，一輩子都不會停止。矮個子濺了一身赤紅，他轉身想跑，但是一把被扯了回來，我抓住他的斗篷，不理會他身上一堆作響的護身符具，用力把他釘在倒十字上，冷冷的看著他瞬間在淒慄的慘叫中化為粉塵。

最後，螢幕上的我昂首闊步離開現場，臨走前順便把呆立的駿馬劈成兩截。

鏡頭成了一片紅色的世界。

「以上是我們的委託對象在『諸神的黃昏』的工作紀錄，諸位認為如何？」

「太精彩了！那條龍三十分鐘之內就解決掉了一千多名武士。看起來這項工作的確只有它作的來。」

「還好啦，之前所投下的心血還算有點回報就是了。」

「話說回來，這是需要特殊天賦的工作啊，現在『潘朵拉』真是越來越少了。」

「嘖，你稱這個叫做「天賦」？天賦是外在給予的東西，然而它們卻是刻意把自己的軀殼給掏空，直到自己完全麻木，什麼也不剩！」

「換句話說，它們就像白紙一樣沒有任何特色吧。畢竟那條龍也只是它的其中一個面目而已。」

「不過諸位，這也證明了它們的確有極強的可塑性，完全符合我們委託所需要的條件，我認為應該可以把任務交給它們。」

「那麼，開始表決，請各位極其慎重，提案的結果將會決定計畫的走向。」

我身旁的聲音瞬間停止，安靜的有如旁邊的氣流全數融化一般。

「以上是我們這裡的時區三個單位以前的會議記錄。」

突然浮現在我眼前的物體開口了。要勾勒它的外型與腔調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如果有一種生物放棄了對自己外貌的解釋權，而讓每一個看到它的人去詮釋的話，我想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會讓你聽這段記錄嗎？潘朵拉 Σ？」

「這證明了你們對我還有疑慮。」我回答。「另外一方面，這是一種變相恐嚇，暗示我如果沒把事辦好就沒戲唱。」

「事情沒有這麼複雜。」對方似乎在微笑，我感覺到四周的氣流又開始活動起來，說不定它們本來就是活的。

「我們的動機是很單純的。第一點，我們不擅長玩弄其他生物的心智，就我們絕

對的優勢地位來說，也沒有必要去刺探它們的思想以求自保。當然囉，這不代表我們沒有任何防禦措施。」

「然後呢？」

「第二點，恭喜你成爲這個計畫的執行核心。剛剛全世界居民的表決結果是贊成票：百分之八十五，反對票：百分之十，不信任票：百分之五。至於我們有多少人就略過不計了，你今天來這裡並不是偶然。開心嗎？」

「我從來都不知道我要表達什麼。」

「這樣也不錯，『潘朵拉』不應該有情感。你們的生活註定就是一張白紙，如果沒有被罪惡塗黑的話，恐怕也突顯不出自己的存在，不是嗎？」

我沒答腔。

「你們沒有善的概念，連一點點的悲憫心腸都沒有，這也正是爲何你們一直是『邪惡扮演者』的上上之選，一生只是爲爲惡而爲惡。簡直是有毒的塑料。」

我聽膩了，每個委託者都有求於我們，卻有意無意表達出難以忍受的道德潔癖，似乎認爲自己與我們劃清界線就會乾淨許多。這就像你的臉雖然已經乾淨無瑕，看到別人汗黑的臉後又忍不住去照鏡子檢查是相同的心理。

「我不否認你們之前的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們不可能完全摒除善的概念，不知善，焉知惡？反之亦然。」我說。

「即使如此，當我們要你們扮演邪惡的角色，你們還是會像機器一樣毫不保留的做到極致，從邪惡走狗到萬魔之王皆能勝任。你們一輩子被唾罵，一輩子孤獨，永遠無法跨越中立的鴻溝，對邪惡沒有自覺的邪惡生物不就是這樣的宿命嗎？」

「所以呢？」

「所以呢？你們是不完整的！只有我們這種委託者才能豐富你們的軀殼，餵飽你們的殘虐慾望。看著下面的眾生吧，它們在善惡之間徘徊不定，卻反而能體悟出生命的價值，相較起來，你們算什麼？」

「你們的結論究竟是什麼？」我回答。

我周邊的氣流又開始變化，經過了許久，它成爲了一種帶著困惑的嘆息。

「潘朵拉 Σ ，爲什麼你不出手攻擊我們呢？」對方緩緩的吐出字句，又恢復到之前祥和的循環。「就我們對於邪惡反派的概念來說，他們都很神經質，而且傾向以無止盡的暴力掩蓋脆弱的內在。即使有極爲冷靜的特異份子，也會有卸下面具的時刻，那麼你-----」

「噢，你們指的是草菅人命，喜怒無常，只要別人講個笑話，就會把旁人砍成兩半的角色吧。」我回答。「你們找錯對象了，那是潘朵拉 N 的老本行啦，我記得是數千年前的時候吧，它好像還放火燒毀了一座城市。」

「聽我說，潘朵拉 Σ 。」

「啊，想起來了，它還看著燒毀的城市吟詩呢。」

「潘朵拉 Σ ，我們只是覺得你不夠…該怎麼說，至少這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形象，你們可以按照委託者的要求變換自己的形象及能力，那麼你是不是能表現一下邪惡是什麼樣子呢？」

「既然你們對於邪惡這麼了解」我說。「就應該知道如果反派對於自己的邪惡有了自覺，早已注定失敗。除非你們能提出一個宇宙通用的善惡定義，否則不要告訴我怎麼作！反派須知我背的比你們熟，只要告訴我接下來要做什麼就好了！」

那聲音長嘆了一聲，但是不是怨懟，而是如釋重負的舒緩氣息。

「不愧是職業級的邪惡生命體，那麼請聽好我們的委託內容：等一下我們所在的這個宇宙會跟某個太陽系有兩個時間單位的交會，那就是你的目的地。」

「我的任務呢？」

「請你在這段時限內，殲滅那裡僅存的有生命行星上，所有的正義使者。」

「這段時間內，你們希望我扮演什麼角色？」

「終極之惡。」對方平靜的回答。「我們希望你能細細咀嚼這四個字的意義，你的能力沒有上限，墮落沒有下限，集所有最冷血，冷酷，無情，嗜血的性質於一身，

而且行事上還相當的…」

「我說過不用指導我怎麼作。」我回答。「我有很多同類自封為各種邪惡的集合體，最後還是被對方用簡單幾招打敗，『集大成』只是弱點少而已，懂嗎？這種角色設定完全沒頭沒腦，只是爲了因應以逸代勞的原則。」

還有一點我沒說，我們只有在性命快不保的時候才會孤逐一擲的拼命補充各種可用能力於一身，而零件通常來自其他被擊敗的同類殘骸。但是仔細想想，如果你身上的裝甲已經不堪一擊，你還會找防彈力更差的防彈背心來補破洞嗎？

「我們只需要一個『潘朵拉』就夠了，而且要一個很強的潘朵拉。」氣流又改變了方向，這次又混入了一些喧鬧的聲音，更正確的說，那像是一種重組的流程。

「此外，這次的報酬是那個星球的統治權，你自問你會容許一個以上的同類跟你共同支配它嗎？」

我沒有答腔，不過我心知肚明自相殘殺是可能的結果。邪惡一直是孤獨的存在，這也是邪惡帝國總是會崩潰的原因。自從潘朵拉 P 建立的黑暗銀河帝國被反抗軍摧毀之後，我們就不幹這種事了。

「好吧，你們說的算。」我無奈的回答。「不過我只保留能力沒有上限的設定。」

「一言爲定。」

「支配星球這工程太耗費物資了，我寧可不要。」我說。「我們不是爲了任何動機以及代價工作，這是一種義務行爲，這個宇宙需要我們保持善惡平衡，但是我們不需要這個宇宙。」

「沒有動機的邪惡果然恐怖。」對方似乎在語氣上突然輕鬆了起來，又帶有一點莊重的味道。「你準備好了嗎？」

沉默已經說明了一切。變形以及開始角色扮演的過程需要極高的專注力，我慢慢的呼吸，調整進與出的氣流，想像自己正面對著一片澄澈的水晶牆，在牆的另一

邊是另一個我，我以一種無聲的交流幽幽的對它傾吐一切，夾雜著明確的暗示。

你不需要呼吸。

我的循環系統化爲烏有，此刻它溶解在我週遭的一切當中。一種新的物質迅速的流入體內，「我」像個半透水的袋子被丟入某種液體一樣，雖然那種液體充滿了渾沌，又不時有著冰涼的烈焰在裡面翻滾著，互相追逐吞食，我卻感到思考異常的清晰。

你可以在任何環境下活下來。

沒有人能隨意啓動你或關上你。

你的能力是無盡的。

委託者的命令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暫時的契約，任何語言都是一把強大的鑰匙，可以解開我們一些不爲人知的特質。換句話說，我們原來就擁有無盡的力量，但是還是一句老話：說了才算數。

「成了。」我說。

台下響起了一陣掌聲，聽起來像是軍隊在廣場踢的正步。

「太好了，接下來是最後一個問題，你想要用什麼方式出現在那個世界？展翅從空中降臨？附身在生物身上？從波濤中現身？還是隨著烈火或雷雲睜開雙眼呢？我們會幫你挑一個適合的落點。」

我想了一下。「你們有沒有大門？」

「天堂還是地獄之門？」

「不是，一般的出入口，空間的連接通道入口就行了。」

「什麼？」

「對我們來說，出場太過鋪張華麗而引起注目等於是死路一條。希望你們能了解這一點。」

「真是可惜。」對方回答。「今天錯失了一次親眼目睹惡之華的機會，不過我們仍然期待你之後優異的表現。另外，你要的出口從左邊出去就可以看到了。」

我向左邊看過去，才注意到自己站在一個如同歌劇院舞台的地方，左右兩側的包廂以及舞台下方都坐滿了不明的物體，然而周圍卻又隱藏在一團暗影之中。舞台似乎沒有邊界，如果裡面可以塞的下這個世界全部的住民，我也不會太驚訝。這是它們本來的樣子，還是它們想讓我看到的樣子？

我視線所及的地方有扇雕工精美的巨大木門，在舞台上投下了具壓迫感的橫紋。我推開了厚重的門板，下面的低語聲如同地窖裡流動的滲水，恣意的在空間的每一個夾縫中遊走，絞鏈活動的僵硬而死板，奇怪的是，聲響卻被周圍的氣流啃食的連殘渣都不剩。

「祝你好運。對了，Σ，我們剛剛想到一個宇宙通用的善惡定義了。」這裡唯一的聲音又伸出它的爪子。「善就是你永遠不會作的事，惡就是你將要做的事，這個答案如何？」

「那麼把我帶往那個世界的你們又是什麼？」我關上了大門，一切突然靜止了。

第二章：花樣太多是失敗的開始，儉樸最重要。

在我眼前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場所。

如果不是我們已經習慣突發的空間跳躍，一定很難想像這個地方與剛剛所處的空間相隔了不知多少距離，我現在就站在「酬勞」的大門前，卻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去開啓它。

有道是守則第七條：「**單獨行動，人多絕對不好辦事。**」

我悄悄的進入了這個世界，低調的程度就像空氣裡的懸浮微粒，這個行星的大氣狀態非常怪異，不過環境已經不是我的致命傷。反觀從前由於水土不服而犧牲的潘朵拉多如繁星，最著名的一次是潘朵拉 W 發動的侵略作戰，它在強大的科技優勢之下幾乎毀滅了對方近乎八成數量的種族，最後竟然因為當地的微生物而落到客死異鄉的下場。

我們，被稱為「潘朵拉」的「邪惡扮演者」不是一個健全的族群，就像是把全宇宙過濾所剩的雜質丟棄之後，突然誕生出的變異個體，自從「無」變成「有」以來，我們就一直在宇宙的舞台上扮演反派，噬肉飲血，迷亂心智，燒殺擄掠，以及斬聖除賢。但是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工作失敗率相當高，從前一個潘朵拉血洗了某個小行星的時候，同一時間就有數十個潘朵拉化為殘骸，這個嚴重失衡的比例造成了我們的數量急速暴跌。不過時間是最好的導師，雖然潘朵拉與同類互不往來，我們還是透過他者的失敗經驗累積了不少知識，成了「反派指南」的起源。

舉例來說，我最喜歡的是指南第八條：**「邪惡沒有動機，硬要尋求動機會造成自身的崩潰」**，在四處爭戰的歲月裡，的確有為數不少的潘朵拉因為找不出邪惡的動機，結果投向了敵方的懷抱，悲哀的承受「改邪歸正」的恥辱印記還樂在其中。指南第十六條明明白白的寫著**「誠信問題比實力重要，走狗切勿唯才是用」**。我都把這句話銘記在心，希望敵對陣營有一天也能對這句話有所體悟。

用這裡的時制換算，我還有七十二小時的時間。

我完全沒想到這次的委託者會愚蠢到開啓了我所有的能力，這等於是暗示我「只要能完成任務，把全宇宙化為灰燼也沒問題」，不啻是縱虎歸山。

的確，炸掉這個星球是完成任務最快的途徑，但是這樣做的話就沒有任何善惡對立存在的價值，只是毫無意義的無差別屠殺。

那麼，我該怎麼作？

我陷入沉思，在這個空檔之內我的思緒不斷的延伸，像行星初始的第一場大雨一樣灌滿了全球每一個角落，這裡是一塊未探測的領域，也是一個巨大的資料庫。我的探測觸角見到任何破綻之處就鑽了進去，同時為了不與這裡生物的思緒融合而暴露行蹤，探測時間必須很快就結束。

一無所獲。

這個區域實在不值得浪費時間去探索，景物單調不說，兩側都用大小不一的護欄隔開空間，沒有任何生氣。

但是還是不能大意。

與我們屬性相對的所有物體都必須要提防，無論是動物或植物，否則便會重現潘朵拉 J 的悲劇，它建立了一個寸草不生的寒冬王國，以為這樣就沒有任何生命體與它為敵，結果卻被海洋大帝的聯合軍隊給打倒。

我無意識的往前移動了幾步。

這時，撲天蓋地的吼聲突然從四面八方席捲過來，像是一隻無名的手把空氣中積壓的音量瞬間調到最高數值，嘶叫的回音一下子撕裂了無聲的空間，護欄以極大的振幅晃動，發出了尖銳的摩擦聲。

我看見在護欄的背後有著無數發光的眼睛，白光與紅光交替閃爍著，眼睛的主人們不斷的撞擊拘束它們的障礙，甚至還用牙齒去啃咬欄杆，直到白沫從嘴角流出。沒有尖爪利牙或是靈活肢體的生物們不斷的繞著圈子，發出嘯聲。而另外一個角落也不斷的發出尖銳的叫聲，灑落大把大把的羽毛，許多矮小的影子一個接著一個衝撞護欄，使羽毛上滴滿了鮮血。

就算不是「潘朵拉」，也不難發現這是一群具有侵略意義的警告，我甚至可以聽到植物的低語，巨大的冷空氣從前方撲了過來，我全身被一陣清風包圍，風聲裡夾雜著咒罵與死亡的暗示。

它們注意到我的存在，但那不是發現敵人的備戰狀態，而是恐懼。

每一顆行星上第一個察覺到我們的總是這些沒有文明組織與語言，保持著野性的次等生物。「潘朵拉」常常吃這些生物的大虧，每當我們企圖以寄生或是變形的方式入侵一個世界的支配者，就會被它們的寵物給認出來。即使後來我們改為寄生

這些寵物，一樣會被它的同類認出來而撕成碎片。

現在的情況就和潘朵拉 S 一模一樣，它成功的以孩童的形象瞞過了所有的追蹤者，但是差點栽在一個被稱為動物園的地方，它精心的偽裝在那邊被拆的體無完膚，使征服世界的計畫差點要延後執行。

不過我絕對不能重蹈覆轍。

碎裂聲響起，一道鎖頭摔在地上，上面沾了斑斑血痕。

緊接著，一隻巨大的腳爪隨著另一隻爪子跨出，腳下地上紅色的斑點大量的蔓延，彷彿那些赤紅的部分才是這個生物的本體，而腥紅的雙眼只是偶然沾到的污漬。一隻巨大食肉獸衝了出來，條紋融合在護欄的陰影裡顯得十分陰森。

我很清楚那不是一般的生物，牠掙脫出來就是爲了用尖銳的長牙斬斷我的軀體。

「那就來吧。」我直盯著那隻野獸的雙瞳。

這是場意志力的馬背上決鬥，正當死亡的意念順著目光注入對方的軀殼內時，對手的殺意也在咆哮之中以極高的跳躍速度砍了過來。

不過還是慢了一步。

肉食動物的身子在落點之上停住，接著巨大厚實的肌肉爆裂開來，首先是脊椎骨裂解，然後是彈跳的內臟，原先俊美的身型現在成了下墜的肉塊。強壯的下顎骨掉落在腳掌旁。

雖然我輕而易舉的就解決掉這隻正義使者，但是這還是隻相當強悍的生物，光從牠被監禁起來這一點來看，就代表著牠有令人畏懼的力量。

這裡的居民把它當作普通的動物，那麼當這裡的居民看到牠的慘狀，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我決定繼續觀察。

或許我是最強的「潘朵拉」，但是「最強」不代表「全知全能」。

此刻，我身旁散置一地的獸爪已經開始蜷縮，黑色彎勾型的末端慢慢拉長，然後裂開成了一隻樣子截然不同的柔軟手掌，在血漬裡還輕微的抖動著。

第三章：面對中立的勢力，要保持謙卑。

「天譴？動物暴斃，動物園萬獸齊出。」

從這則訊息來看，這個星球上的支配者已經發現我所做的事情了。

「當工作人員開始進駐動物園的時候，發現園裡飼養的孟加拉虎倒在柵欄外面，全身遭到撕裂，已經死亡多時，現場慘不忍睹。不明的入侵者之後又把所有的籠子破壞。現場處處是逃脫的飛禽走獸，而且受到了極大的驚嚇。迫使動物園預計必須關閉十三個小時。」

這裡的多數居民稱呼自己叫做人類，他們所拘禁的種族並無法與他們溝通。但是我的推斷正確，他們是因為害怕而囚禁這些生物。

我並沒有留下任何線索給他們，混亂及恐懼是最好的訊息，有趣的是，他們長的與我的委託者十分酷似，看著他們大呼小叫給我一種莫名的快意。

不過他們是如何解讀這個訊息的？

「『這不是人做出來的事情，這是神的懲罰！也就是天罰！』本地宗教人士指出『我們觸怒了神而被降下災禍，這點在過去屢見不鮮，一開始是動物，接下來就是拒絕悔改的人類。你們看看，即使是如此強壯的猛獸，要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掙脫？又是誰可以在一夜之間打開所有的籠子呢？那隻老虎祈求著悔改，但是我們的罪孽實在太深太廣了。』市長也決定舉辦見證會，邀請全市民一起祈福。」我做的一切都如此不著痕跡而且切重要害，這裡的人類就算弄不清真相，也應該能感受到邪惡的威脅，結果他們竟然以為是「普羅米修斯」幹的？現在的「普羅米修斯」手段已經兇殘到這種程度了嗎？

「除了動物園的慘案之外，最近的天氣也十分詭異，天空不時飄蕩的黑雲增添了陰森的氣息，甚至有人說他們親眼在雲中看到神的怒容。真相為何我們仍不得而

知，現在只願神寬恕我們，記者在此報導。」

新聞結束之後，我無奈的往空中一掃，天空又恢復了晴朗無雲的狀態。

「恐怖徵兆」是一種向行星居民拜碼頭的慣例模式，也是引出正義使者的一貫手段。但是只要不要太過誇張或是造成傷亡，敵方也不能把原因直接歸在我們頭上。我們對於各星域居民所恐懼的邪惡符號都瞭若指掌，但是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害怕這些東西，只憑經驗去歸納。照理說，我挑選的都是人類害怕的東西，而恐懼會給予任何正義英雄一個發揮的空間來安撫群眾。

反正我隱藏的再好也沒有用，連飛禽走獸都察覺到我的氣息，敵方一定更清楚這一點，事實上，我還納悶為什麼現在敵方的軍隊還沒現身攻擊我，展現自己的存在價值給人類看個仔細。

即使邪惡符號沒有作用，我自己就是最好的誘餌。

這幾個小時下來，城市的天空都是邪氣，兇鳥四處徘徊搶奪路人手上的食物，有的還會一頭撞到大樓的玻璃，讓屍首掉在車頂上。閃電擊中車輛的事件不定時發生。變電箱爆炸，加上空曠區域所發出的不明聲響，使得到處都充滿不祥的雜音。黑貓以及其他的惡獸大搖大擺從人們面前經過，而且是成群結隊的出沒。局部地區下起了蛙雨，沒有摔成肉醬的青蛙興奮的張大嘴巴啃食同類的殘骸。

我從上方隨機監視著各個方向的街道，一邊留意空中有沒有伺機而動的不明物體，一邊死盯著路上擦肩而過的行人，看看有沒有不尋常的變化，如同我一眼認出那隻猛獸是偽裝的超級英雄一樣。

除非是外型有所缺陷而隱居在下水道或其他秘密場所中，否則超級英雄會變成當地居民的模樣隱藏於一般居民之間。它們有兩個特徵，第一，它們偏好待在有最多生物齊聚的場合以及社交活動，以掩飾自己的味道，順便把周圍的居民當作盾牌。第二，為了隱藏身手，它們總是偽裝成群體之中最愚鈍，甚至備受輕視的一份子，有時候它們演的太投入，反而矯枉過正。

曾經有潘朵拉看到一個戴著厚片眼鏡的學生慌忙的從樓梯間抱著書跑下來，然後被路過的同學推了一把，它在那個人類還沒滾落到一樓的地板上之前就出手殺了他。原因無他，它注意到他在墜落的過程中不停的調整重心，使自己像貓一樣挑選適當的角度落地，又可以讓自己在旁人看來像是摔的很淒慘一樣，當下它就察覺到對方不是一般人類。

更何況，有誰死後的身軀會在落地時把大理石地板撞出一個大坑的？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可疑目標。

我放出的一隻黑狗站立在馬路的中央，對往來的行人低聲吠叫，污穢的長舌頭掛在泛紅的利牙之間。一個男人看了牠一眼，但是並沒有說什麼就走開。一個老婦人搖搖晃晃的過馬路，黑狗迅速的快步衝到她面前，邪惡的斜著眼盯著她，咬著她的袖子，企圖在燈號改變之前把她攔在路中央。

「可憐的狗兒。」老婦人把牠抱到懷裡。「願神保佑你。」

黑狗愣了一下，老婦人急忙站起來，在燈號改變的前幾秒就提著裙擺跑開。

幾個小時過去了，對方仍然按兵不動，冷靜的讓人出乎意料，沒有一個正義力量出手阻止一切的發生，也沒有人去出手檢查。如果有人真的停下來去檢查黑狗的背脊，會發現牠的後腦有三個六的記號，但是整個城市似乎看不到、聞不到、也聽不到自己周圍不尋常的改變，就算有人稍微注意了一下，也不過是稍微咒罵了一下就走了。

公園的一角，流浪漢抓起了兇鳥的羽毛嗅了一下，然後拋入了垃圾桶。我聽到清潔人員愉快的哼著小曲，不以為意的把鳥屍裝入塑膠袋。

預期內的些許不安是正常的，但是沒有恐懼。

這個城市沒有恐懼，更正確來說，這裡的人並不知道為何恐懼。

這裡的人不知道恐懼，就是因為正義使者沒有出現。只要正義使者不現身，就襯托不出邪惡的存在，沒有邪惡，自然沒有恐懼，這是相當高明的戰略，也完全破壞我的如意算盤。

我原本想把正義使者引誘出來再一個個格殺，結果被反將一軍。

看起來，除非我再進一步主動出手，否則人們不會對邪惡有任何知覺，正義使者也樂的沒有出動的理由，而我永遠不知道這裡的正義使者在何方。

但是現在不能輕舉妄動。

一般的正義使者不可能這麼聰明，跡象相當明顯，這顆星球上可能有「普羅米修斯」的存在，如果委託者們真正的目的是要我消滅「普羅米修斯」的話，這個任務的危險性可能嚴重到難以想像。

「普羅米休斯」代表正義扮演者，與我們幾乎是在同一時刻誕生，不過比我們早成形。我們兩者有完全相同的能力，但是它們的性質卻與我們相反，純淨的連雜質兩字的存在都沾不上邊。

從善心人士到救世主的角色，「普羅米休斯」無一不包。但是相對的，它們對於正義真正概念的了解，與我們在邪惡上的認知都相當匱乏，對我們來說，戰爭就是戰爭，沒有任何善惡對立上的意義。「普羅米休斯」被冠上正義之名，只是因為它們與我們為敵。

任何極端的事物一定有著單純的二元性質，光線會映襯出光照不到的角落，救世主會引來毀滅之王，有了防禦工程就會有突破用的攻城器。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是宇宙的基本生存法則。

「潘朵拉」是沒有盟友的，因此我們學到自己的事自己做的道理。「普羅米休斯」不然，它們傾向訓練及培育正義勢力，而非自己動手，是正義的培養皿，而非正

義的執行者。

啓發文明以搏取好感是它們的特長，根據記載，第一批來地球的普羅米休斯給了人類『火焰』這個元素，也因此立刻招募訓練了一群效忠的軍隊爲它出生入死。由於它們通常不用親自出馬，「潘朵拉」死在「普羅米休斯」手上的機率，來的比「普羅米休斯」折損的機率還高。

雖然我們兩者自創生以來就是宿敵，但是除非是委託者指使，否則我們無法對雙方開戰。與我們相同，「普羅米休斯」也需要委託者的命令才能開啓能力。

對我們來說，這宇宙中發生的一切都是一齣過長的舞台劇中的佈景，「普羅米休斯」與「潘朵拉」只是在必要的幕中粉墨登場罷了。

「你也在這啊，潘朵拉。」

我抬起頭來尋找低沈說話聲的來源，看到了一個「普羅米休斯」的身影。

它全身包裹在黑色的長披風裡，臉孔的上半部被隱藏在飄蕩的頭巾下，豐潤的血紅色雙唇是面部唯一有顏色的配件，雙手插在口袋，肩膀以下以不自然的形狀突出，像是有兩隻野獸蹲伏在雙臂之上。

如果不是我早點認出對方，它周圍三公尺之內的物體可能會瞬間汽化消失。

「是你嗎？潘朵拉 Σ。」那個「普羅米休斯」問道。

「是我沒錯。妳是『普羅米休斯 R』吧？好久不見了。」

「我現在是派駐此地的收割者。這裡的生物稱呼我爲『死亡』，但是說起來你才是真正的狠角色。」這個資深的「普羅米休斯」回答。「你會來到這裡，代表有很嚴重的事要解決。這次是要作什麼？又要征服世界？」

「講了也沒用，我並不期待會受到妳的援助，妳應該是處在完全中立的立場來善後，雖然是普羅米休斯，妳卻也不站在同族這一邊。」

「這就是我爲什麼常常會被當成潘朵拉。人類唾棄我，同族也想置我於死地。」普羅米休斯 R 露出淘氣的笑容。「反正你們的工作越順手，我維持這個星球整潔，以及爲人類的誕生提供售後服務的任務也會更順利，但是請你們不要增加我的工

作量，我再說一次，大規模屠殺性武器全部禁止使用。這個是數千年前，一個普羅米休斯動用大氣燒夷彈毀掉兩座大城，而且把居民變成鹽柱之後所下的規定，請見諒。」

守則第十四條：『不要拉攏第三勢力，兩個和尚沒水喝。』真是金玉良言。

「不用擔心，潘朵拉只有我一個而已。」我喜歡在普羅米休斯 R 說話的時候盯著她的嘴唇瞧，她沒有任何肢體語言，只有嘴唇是動著的，給聽者一種尷尬而且詭異的不安全感。「不過我也希望普羅米休斯只有妳一個而已。」

「有何貴幹？如果你的任務是消滅我的話，很遺憾的，現今我在這裡是不死之身，所以請放棄吧，如果要分享征服世界的經驗的話，這件事我早就做過了。」

「我來這裡是爲了消滅星球上的『正義使者』，但是我不太相信它們與妳有直接的關係，坦白說，它們似乎太沉著了一些。」

話語剛落，普羅米休斯 R 在地上的影子迅速的退回主人的身上，像是一棵把地上積水全部抽乾的樹苗，她說話的語氣也變的謹慎許多。

「沉著？」她狐疑的問道。

「怎麼說呢，這個嘛，我就是感受不到它們的氣息。」我不好意思的甩甩頭。「一切都有點不尋常，然而卻又出乎意料的四平八穩，每個人事物都沒什麼特別之處，連枝頭上的松鼠似乎也不會突然飛下來拿著刀往我砍下去。我相信它們早就發現我了，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它們。」

「你是用鼻子去嗅的啊？」

「才不是呢！」我說。「我們跟感官遲鈍的人類不同，可以辨認出那種特別的的存在啊！假使我們混雜在人群中的話，普羅米休斯一定也會知道的。」

「那麼如果你的身旁都是自己的同類呢？」她突然丟了一個問題過來。

「哪有這種事，潘朵拉注定是孤獨的。」

「但是普羅米休斯不是，正義使者也不是。」普羅米休斯 R 陰沉的開口。「這就是

你最不利的地方，潘朵拉 Σ ，你要修正一下思考路線才行。」

她的態度以及口氣令我感到一陣寒顫，在她的面前，我覺得自己像是個人類一樣的無所遁形，就算逃的多遠，她還是會在你性命該絕的地方笑吟吟的掏出鐮刀。

「妳的意思是這裡有很多普羅米休斯嗎？」

「這裡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普羅米休斯。」她說。「但是我從來沒看過勢力擴張這麼快的品種，如果你說的『正義使者』是指它的軍團的話，那麼這星球上到處都是。這城市裡，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正義使者』。」

「到處都是？」我呆住了。

「逆向操作啊，逆向操作，傻瓜！」她輕蔑的笑起來。「現在掌管這顆星球的普羅米休斯對於反派公式瞭若指掌，它下令所有部隊全部按兵不動，就算你有進一步的破壞行動也是一樣。」

「然後呢？」

「普羅米休斯積極的訓練軍團，培植勢力，慷慨的把力量傳授給有意願要維持和平的人，甚至大膽的在全球設置軍營，這個城市就是北半球的要塞。」

「所以說，因為我身旁全部都是『正義使者』，反而察覺不出異樣之處？」

「厲害吧！就像是把樹藏在森林裡。我想你現在還沒走上前輩們的後塵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它們摸不清你的能力底限，一個是你在這裡形同廢物。否則你剛來這裡的那一刻就會被大軍攻擊到連灰都不剩。」

我相當火大。「這是完全違反盟約的行爲！妳忘了善惡平衡定律嗎？每個星球在正常情況下都應該有一個潘朵拉與普羅米休斯共存。另外派駐一名收割者擔任監視員，由潘朵拉或普羅米休斯擔任。既然妳也是普羅米休斯，那應該要與普羅米休斯保持對立的潘朵拉到哪去了？」

她的聲音也大起來。「我知道這是這個宇宙的常態，但是你要我怎麼辦？那個潘朵拉已經被殺了。」

會作出這種事的，也只有「普羅米休斯」而已。

「我認爲委託者要你接下原來潘朵拉的棒子。」普羅米休斯 R 繼續說。「但是你必須要先掃除一部分普羅米休斯的軍隊才行。你在這行星完全是孤立無援，再這樣下去，會有更多的普羅米休斯入侵這裡。後果不用我說你也知道。」

我總算理解「這次的報酬是那個星球的統治權」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委託者的任務果然是衝著它來的。

「那妳呢？妳不是監視員嗎？」我繼續問下去。「發生這種事，妳也要負些責任噢！在那個普羅米休斯擴張勢力前妳就應該阻止它的。」

「你真的什麼事都不知道。」普羅米休斯 R 悲哀的蹶著嘴。「沒有東西能夠殺死死亡，可是有些東西可以擊敗死亡。我的那個同類…我沒辦法阻止它，甚至再差一點我就有可能會被消滅掉，你不知道我是奮戰多久才逃到這裡的。」

「之前那個潘朵拉發生了什麼事？」

「我先考考你，你們的守則第十九條寫什麼？」

「善用輿論力量，敬畏優於無條件服從。」

「很好，這樣就比較好說明了，離現在大約三十個宇宙時間單位之前，當時潘朵拉 G 與一個普羅米休斯還處於互相牽制的狀態。潘朵拉 G 扮演的角色是由於核污染而誕生的破壞性生物，而另一個普羅米休斯，我記得是叫普羅米休斯 U 吧，它會負責把潘朵拉 G 趕回巢穴，然後潘朵拉 G 會沉睡一段時間，等到城市重建之後再重新甦醒。」

「我了解了。」

「過了幾年之後，普羅米休斯 U 出現了一些異狀，它出現的次數明顯的降低許多，潘朵拉 G 破壞的時間間隔也跟著縮短。我開始追蹤普羅米休斯 U 的動態，結果發現很頭痛的事。」

「請繼續。」我感覺到聆聽者不只有我一個，附近的追蹤者不斷的變換方向，但是卻沒有進入半徑一百公尺的範圍之內。或許普羅米休斯 R 說的太多，或許它們

要確定我會不會把這個故事全部聽完，或許它們根本不在乎。

「普羅米休斯 U 必須在沒人看見的地方才能變身為足以與潘朵拉 G 戰鬥的形體，然而隨著這顆星球的人口增加，普羅米休斯 U 除了極地以外找不到別的地方變身。另一方面，它卻不停的抱怨到處都是人影跟著它，就算是夜深人靜的時刻也是一樣。」

「幻視屏障。」我隨口說。「這是潘朵拉特有的一種絕活。」

「沒錯。」她微微一笑。「所以我懷疑這是潘朵拉 G 的戰術，可是以它與攻擊力不成正比的智力來看，卻又太聰明了，後來無法變身的普羅米休斯 U 被潘朵拉 G 踩成碎片，事情的真相再也無法得知。」

「然後就換成現在的普羅米休斯？」

「它替換的速度異常之快，當時我正為少了個『正義扮演者』發愁，然後它就出現了，以極高的效率把潘朵拉 G 逼入海中，然後把能量注入你的前輩身上，強制讓它由於放射能過高而自爆，雖然周圍的海域一下子變成沒有生命的死亡世界，但是人類並不在意這個。那個普羅米休斯替人類拔除了困擾多年的毒瘤，贏得了擁戴及尊敬。」她回答，之後換得了半刻的沉默。

「然後--」她咬著嘴唇。「這一切就發生了。潘朵拉 G 被殺之後，它的勢力在一夜之間全部潰散，普羅米休斯迅速的集合了全球的正義使者或是超級英雄商議，趁勝追擊，隔天它們成立了一個全新的組織『鋼鐵秩序』，正式登記立案。」

「什麼！」

「一個由普羅米休斯部隊所組成的政經團體，迅速的在全球設立據點，挾著極高的名望以及影響力，甚至有著驚人的財富，你也知道，超級英雄之中有許多有錢人，要不然哪來的能力換裝備？」普羅米休斯 R 繼續。「你還能耐它們怎麼樣？」
走入人群，我思索著。一般出鋒頭的都是「潘朵拉」，而這些傢伙卻打破了為善不欲人知的行為模式，真是棋高一著。

「『鋼鐵秩序』在各國都贏得了高票支持，成了執政多數黨，打倒了原來各聯邦的各路首腦。這下子連國際維和組織都失去效用，因為『鋼鐵秩序』等於統治了

全球，自然有權代替人類定奪這世界的善惡價值觀，誰是主流，誰是非主流。」

「我想接下來就是固定的老戲碼。」我插嘴。「普羅米休斯在贏得居民的支持後，就會以多數的影響力毀滅少數份子，所有反動勢力都會遭到消滅，完成世界和平的理想目標。」

「它們做的比這個還徹底。」她回答。「『鋼鐵秩序』宣布它們要讓地球成爲一個沒有『惡』的新世界，每個人都能以合乎規範的方式獲得想要的一切，但是傷害群體者將永不被饒恕。就在它們發表宣言的同時，由於全球的監獄已經失去功能，它們同時發布了特赦令，但是沒有一個囚犯走出來，因爲他們在前一星期就全數遭到『鋼鐵秩序』屠殺，總數高達五億人。聽起來很殘忍，但是那時沒有一個人類吭聲」

「所有可能與潘朵拉有關聯的途徑都一概剪除，妳那個時候大概忙翻了吧。」

「鐮刀都鈍掉了，總之，接下來『鋼鐵秩序』遍佈全球的政府收編了所有的軍事武力以及警察機構，重新劃分爲總稱爲『維和黨衛軍』的特殊部隊。現在掌控世界的系統由三邊構成：普羅米休斯、超級英雄結成的『鋼鐵秩序』以及人類組成的『和平黨衛軍』各個支隊。任何動態以及言論都在它們掌握之中。」

「完美的鐵三角。」

「所以我說過了，你的周圍全是普羅米休斯的軍隊監視著你，動物園也好，這裡也好都是一樣。但是妳又能作什麼呢？」

「在大屠殺發生的時候，妳應該早該察覺不對勁了吧。」

「不要說是大屠殺，在它們頒布新加入的法令之後我就警覺到了。普羅米休斯命令任何居民見到潘朵拉的殘黨或是有著犯罪思想的生物皆可就地正法。媒體以及各類言論不准美化及消費犯罪、仇恨或是惡魔崇拜等異端，否則格殺勿論。用不法手段取得財物以及進行恐怖活動者一律誅之。『鋼鐵秩序』不是一般人，它們說到做到，而且績效奇高，短短一星期，全球犯罪率暴跌到只剩百分之零點零三，那個零頭還是記者怕大家不相信而偷加上去的。」

「但是它怎能對妳下手？普羅米休斯是不能殺害同類的。」

「無論是凡夫俗子還是神，只要坐上了至尊大位，最後的敵人就是死亡。」普羅米休斯 R 咬牙切齒，卻又不失一絲得意。「普羅米休斯下一個目標就是要抹煞我的存在，它已經對『鋼鐵秩序』發出動員令，盡一切努力封住我的力量。如果它真的成功，宇宙的秩序將會毀滅，就像第一代普羅米休斯初來這裡時一樣。」

「不要那麼悲觀，或許有少數不滿的異議份子還躲藏著，被普羅米休斯擊倒的那些人類組織也絕對不會善罷甘休。」

「就算有也沒有用，人類已經沒有恐懼的權利，因為普羅米休斯保護著他們，剝奪了『恐懼』或是『罪惡』這兩個字出現的任何機會，企圖要抹去你們潘朵拉曾經存在的證據。人類再也不用分辨善惡，因為這世界只有善而沒有惡。醒醒吧，你的恐懼惡兆把戲數千年前普羅米休斯 J 就表演過了，我們比你們還早來到這裡，也比你們還了解這種生物。」

普羅米休斯 R 的影子再一次的快速匯集，成了一本書的形狀，並且快速的翻動著頁卷。「人類的經典一直是最好的參考資料，看看『創世紀』跟『啓示錄』，你就明白了。」

我看了幾頁，發現當時「普羅米休斯」實在是兇殘無比，而「潘朵拉」敗的很慘。這次的情形比數千年前可能也好不到哪裡去，從普羅米休斯 R 的描述來看，不請自來的敵人有著與我匹敵的無限能力，也可以反制我做的一切。這個行星已經變了樣，硬要在上面大鬧的話，只會陷入有排山倒海能力都無法脫出的窘境。

「可是這也不等於說我們注定會輸掉這場戰爭…我可是--」

「等一下。」

普羅米休斯 R 突然把頭轉向附近的一棟建築，它包裹在一層慵懶迷幻的光線之中，裡面有一群人類正在對話。

一個雄性人類靠在歇息用的枝架上，在它對面是另一個雄性聽著同夥的抱怨。

「最近爛事情真多，今天就有雷好死不死打在我家車頂上，你知道怎樣嗎？我家的貓就在上面睡大覺！牠就像這樣整個掉下來，我被罵個狗血淋頭，說什麼為什麼不先把貓趕下來。去它的！平時說什麼貓窩在上面好可愛，現在出事才怪我，

真是活見鬼。」

「我理解你的心情，這麼祥和的世界只有天氣是最難以捉摸的。有一天早晨，我突然覺得沒有任何煩惱，也沒什麼需要擔心的事，然後就坐在那裡傻笑半天。」

「就是作了一個好夢之後起床的心情吧。」

「與其這樣說，還不如說是從惡夢驚醒後，發現這個世界還是運作如常的安全感，還要再一杯嗎？」

「謝啦，不過說真的，我還真是有點不習慣那種感覺呢。我不太會形容那種感覺，但是我一直覺得受寵若驚，那不是人類的生活經驗之內的一項體驗，就好像心儀的人對你表白，你就算半預期會發生，還是會感受到一陣陌生的感覺。」

「你怎麼講話突然變成年輕人一樣？」

「『鋼鐵秩序』的傢伙們，不是神就是惡魔。」

「那是正義的力量！」第二個人的聲音突然有點顫抖，分不清是恐懼還是憤怒。

「請你不要再把惡魔兩個字隨便掛在嘴上，正義制裁邪惡，最後的審判權是在正義力量之上，惡魔是沒有權柄的！你想遭受天罰嗎？正義必勝，記好這一點。」

普羅米休斯 R 一直站在第二個人身邊。她突然從衣袖裡折出兩把巨型鐮刀的刀刃，在一個轉身之內踏著優雅的 8 字步伐走近他的身邊，把環型刀鋒架在那人類的脖子上，往左右輕輕的一劃，最後翻身以小碎步回到我的身邊，前後不過幾秒，而那人類也沒有任何變化。

但是下一刻，他背後的巨大酒櫥一下子倒塌，上面的酒瓶以及木架擊中了那人類的身軀，地上插滿了玻璃碎片，但是數量並沒有那他的頭顱上插著的多，一瞬間之內，普羅米休斯 R 奪走他的性命。

「噢，看起來我的力量還在。暫時不用擔心了。」她還是沒有表情，像是做完了一場科學實驗一樣。

「妳背上的鐮刀呢？」

「我換掉了，那把機動性太差。」她從我身旁擦身而過。「最近有一些年輕傢伙故意鑽我行爲模式上的漏洞，以爲事前拚命找預兆就可以逃的過我，你看著吧，等

一下就會有人開始在現場找線索了！」

果然，有一群人類開始撿拾玻璃碎片，七嘴八舌的討論著。

「我先走了，敵人還在找我。」普羅米休斯 R 緊接著消失於空氣中。

第四章：不乾脆的奇襲會造成己方暴露弱點，下手宜狠毒明快。

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信。

時間還有六十小時，我必須借用人類的手來瓦解三角平衡，無論效果如何，總值得一試。

不過我從來我沒想過要做出什麼重大改變，就人類的用語來說，那叫做「革命」，可是引領所謂的革命是「普羅米休斯」的專長，不是我們的。更何況「革命」這回事是針對主流所厭惡的特殊價值觀進行改造，而且企圖粉碎少數份子影響力的流程。在一個「突然覺得沒有任何煩惱」的世界，我要怎麼讓群眾服從？

我只想快點完成任務。

原本按照以往的方式，我可以直接現身，肆意破壞眼前的一切，殺掉那些不肯屈服的「不信者」，創立自己的恐懼信仰，讓人類轉而倒向我這一邊，瓦解正義使者的信任度，甚至是在人類面前把它們搗成肉醬。然而現在我雖然做得到，但是做不了。

在這種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只要我做了上述這些事，「普羅米休斯」旗下的部隊就有藉口前俯後繼的輪番殺來，只要它一用人海戰術，我就不一定有勝算。

雙方處在一種相互拉鋸的情形之下。它們不敢主動出兵，是爲了怕讓人類意識到我的存在，我不出擊，則是因爲我還在拿捏陣前叫戰的尺度。我必須要讓『鋼鐵秩序』有不得不出動的理由，卻又不能讓它們全部傾巢而出，然後最後把那個「普羅米休斯」給逼出來。

我檢視了一份自己整理的名單，裡面有許多常與超自然現象打交道的人類，宗教界人士排在首位，但是他們必定是「普羅米休斯」全力保護的對象，因此跳過。

第二種人類是重視科學辦案的頑固警察，他們在經歷所有異象之後可能會放下己見，不過只有「普羅米休斯」的力量對它們才會有影響力。

第三種人類是心智正常的科學家，尤其是曾未在高等機構進行秘密實驗的那種，他們沒看過人造怪物以及基因突變生物，所以對於人類的邪惡性也一無所知。

第四種人類是醫生，條件同上，他們對自己種族生理機能的了解大於普羅米休斯 R 的輕型鐮刀。

第五種人類是具有堅定意志的雌性，雌性對於外在不明動態的敏感度遠比雄性來的大，但是雄性從來都不信任她們，她們不但能夠看透我們，甚至是看穿我們的內在而加以打擊或利用。

第六種人類「喪志者」就有趣了，他們由於對於非物理性力量依賴過深，在落差過大之下對此反而有著鄙視不信任的態度。他們可利用的地方不少，因此雀屏中選，成了我的馬前卒。這也正是今晚新聞被迫在福利事業、友好條約、溫馨軼事之中突然插入一條許久不見的即時消息之故。

「公園流浪漢遭到衝鋒槍射殺，警方鎖定一名自稱『審判者』的在逃嫌犯。」

現在談談那名逃犯好了，我在他於街上閒晃的時候假借「普羅米休斯」之名賜給了他極快的腳程以及反應力，讓他能夠盡情以正義之名誅殺看不順眼的目標。不過他顯然並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事，我並沒有操縱他的心智或是附身在他身上，這是避過「普羅米休斯」手下耳目的好方法。

「普羅米休斯」也一定知道這是我的傑作，我不過是利用了它唯一掌控不了的東西：人類的好奇心，只要跟人類提出給予他們「神的力量」這樣的提案，每一個都猛點頭，急著想了解「鋼鐵秩序」的成員的秘密。但是基於損害的程度不值得『鋼鐵秩序』出手，「普羅米休斯」一定會交給同為人類的「維和黨衛軍」去做。與報紙上寫的不同，負責追捕他的人類不像是一般警察，卻與警察同樣充滿了壓迫感以及無機的單一秩序。他們大概有二三十個，全部穿著黑色風衣，肩膀上別

著紅色的臂章，手持步槍，行動力驚人的像一群移居到陸地上的兩足鯊魚。我感覺到他們很快的就可以嗅出那名人類，一批接著一批的黑影快速的閃過，將草皮包裹在尖刀狀的陰暗之中。

武裝車輛陸續抵達，傾倒出更多的黑影。不尋常的是，有一些成員雖然服飾相同，卻背著一個金屬箱子，拿著一把臃腫的銀色物體，還有人在防彈背心下穿著修士服。另外還有一些人手上沒有武器，但是卻沒有藏好他們的殺氣。

人越來越多，現在大概增加到了五百多人了。

「黨衛軍第一隊：城市防衛隊報到，剛剛科學攻擊隊已經部署好位置。」其中一個人悄聲通報。

現場還有別的雜訊，我仔細聽著。「除魔大隊在哪裡？」

「除魔大隊現在跟市中心駐守的教會禁衛軍會合！正在等待超自然溝通小組。」

「電磁武器已經架設好，高科技妖魔封印裝備啟動！」

「正義黑衫軍已經出發，發現目標准許立即射殺！」

「不要讓記者接近這裡！」

「世界和平兼市街安定親衛隊剛剛來電，已經掌握目標逃亡方向！」

爲什麼「普羅米休斯」要動用這麼多人對付一個目標？

如果不是未雨綢繆，就是它針對我放出來的餌做的強硬回應。

無論如何，它開始緊張了。

「地球守護神聯盟！地球守護神聯盟！你們聽到了嗎？」

「雜訊太多，看來他們已經開始做法了！」的確，現在的聲音都變成用吼的了。

「我不是說過應該叫他們最後才出場？裝置都不靈了！」

「一開始就沒有要你們來！你說說看那些科學撈什子有什麼用處？」

「別吵了！要對邪惡趕盡殺絕的話，就需要各位一起合作啊！」

「閉嘴！我們根本就不信你們那一套！」

「隊長！我們包圍目標了！」

我一直盯著那個奔逃的人類，他現在已經彈盡糧絕，被沒有間斷的亡命追逐給啃食掉了求生意志以及體力，我感覺的出他正在渴求當時給他力量的那形體幫助他支撐下去，不過我恐怕是無能為力了，現在只想借他的聲帶用一下。

「看…看著吧。」面對步步進逼的部隊，我讓雄性人類的腳步渙散，眼眶泛白，看起來就是一副被操控的樣子，反正說不是我幹的，「鋼鐵秩序」也不會相信。「邪惡有一天會獲得勝利，不管你們把頭別開，把眼摀住，只要有正義，就會…」

不出所料，連發的子彈立刻貫穿他的喉嚨，他的頭向後仰倒，胸腔迅速吃了數倍以上的近距離射擊，我看見他在僅存的意識中試著伸出手阻擋，手指則一根一根的在紅色的煙霧中消失，緊接著是粉碎的膝蓋骨，跳彈在他大腿的撕裂傷口裡震盪，一直到所有人打光了子彈，他接近風化的軀體也宣告了生命狀態的崩裂。

「剛剛是誰說要趕盡殺絕？我認為之前應該要跟附身在他身上的東西談一談！」

「一派胡言！這單單只是一件刑事案件！根本就沒有邪靈這種東西。」

「我本來還以為很難解決的，喂！他值得我們這樣做嗎？」

「不管他體內有什麼東西，在掙脫出來以前也該死了好幾次了。」

「除魔大隊！把監禁惡靈用的拘束器打開！還是再掃一次比較保險。」

一邊蹲著的黑衣人們點頭，把背上的箱子打開，藍色的電光從裡面張牙舞爪的爬出來，連我都被四周捲起的狂風掃的無法保持平衡。

「連絡市中心西區的正義黑衫軍，明天開始全面動員，任何行事詭異，口吐任何褻瀆言論以及邪說的人，全部格殺勿論！」

他們已經吞下了釣餌，我的第一步已經成功。

正如守則第十三條：『引君入甕者，反蝕也。』

黑衣人的藍色電光突然從一開始樹枝狀的型態轉變為直上天際的光束，在空中高速旋轉後，像一把被擲出的標槍尋找著落點，在逼近的藍光還殘留在地上人類的視網膜之前，光槍擊中了一名武裝警察。

電流貫穿了他全身每一條神經，包圍身體的蛋白質開始燃燒，在黑夜中像隻奇異的深海螢光生物。

燃燒的身軀快速炸開，一個藍色的人型推開裂成兩半的人類軀殼走了出來，或許應該說是滑出來比較貼切，周圍驚慌的人重新填充彈莢，看著人型快速的分裂，有如無性生殖一個接著一個現身，很快的排成一個縱隊向慌忙射擊的部隊伸出「手」，在縱隊的背後還緊跟著更多的縱隊。

「不要射擊！武器完全無效！」隊長淒厲的手舞足蹈。「快點逃！逃啊！」

這句話是多餘的，如果人類的武器有用的話，我做這些東西出來做什麼？

不過人類先天的自保結構讓他們的四肢反應的比嘴還快，電能攻擊體高速前進，所經過的路線留下一段段燒焦的痕跡，但是卻見不到人類的殘骸。

我決定做一點小改變。

公園外圍的包圍圈已經擺好了陣勢準備反擊未知的敵人，內部的情況想必已經透過他們的通訊裝置傳到了耳朵裡，他們的表情有著「普羅米休斯」式的堅毅果敢，卻也有「潘朵拉」特有的自我打算。

這才是恐懼應該有的樣子，「普羅米休斯」把它們的恐懼注入了這些生物之中，現在我們把他們的血管抽乾，換上了「潘朵拉」的血液。

一個背著金屬箱子的隊員來不及跑到警戒線之中，就被身後一個飛躍的四足藍色物體咬住喉頭，頭部立刻爆炸，碳化的微粒被更多的四足物體給踐踏過去，它們的形體模糊，因為光塑造成這樣子已經很費時費力了。

「變形了？」人群開始騷動起來，一下子被藍光淹沒，然後轉換成了白光。

「對方移動的速度太快！這樣我們來不及躲入掩體之中！」說這個話的人接下來

由於肺裡的空氣被燒盡，所以無法回答任何問題。

下面開始接連傳出爆炸聲及哀嚎，這是我來這裡之後，第一次發動的大屠殺行動，但是也是最乾淨的屠殺，事後現場除了被燒焦的衣服碎片以及一些灰燼什麼都不會留下。當我停下來之後，這些能量就會慢慢消散，轉為一般的元素。

裝甲車輛被炸上天空，破裂的車殼擊中了兩名逃命的人類，輪胎被兩隻電能攻擊體左右拉扯著，燃燒的味道與人類燃燒的味道在沉悶的大氣之中被放大了數倍，對感官傷害的程度，令我不得不拉昇高度，從另一個距離觀察還有沒有生還者。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我們不能共存？」

原本只有燃燒嗶撥聲的地面突然冒出一個不同的聲音，一個人類緩緩的以僅剩的力氣用雙手爬過來，那一對憂愁而憤怒的雙眼不偏不倚對著我所在的方向，他的腿部已經消失，電能攻擊體正嗅著殘肢以下的部分。他似乎是那個超自然溝通小組的成員。

「為惡很有趣嗎？跟這世界為敵有什麼意義？世界沒了，你有什麼存在價值？」

「我並不屬於這個世界，及任何世界。」我只好老實回答。

我懷疑他根本沒聽到，他對我比了一個我看不懂的手勢之後，手指骨就風化了。

第五章：正義使者的致命傷一定可以補救，反派就難說了。

隔天，我望著車站前的電視牆，播報員一臉愉悅的讀著新聞稿。

「昨天犯下殺人案件的嫌犯已遭射殺！警方表示沒有造成進一步的傷害。」

電視牆前的群眾有一部分聚在螢光幕前專注的聽著，無視於報攤叫賣的聲音，地上丟棄著一些舊報紙，在十字路口一角站崗的士兵們對此無動於衷，卻悄悄注意有沒有人撿起來，步槍的保險是打開的。

「幹的好，現場什麼都沒找到，所以普羅米休斯還可以裝作沒注意到那些消失的

黨衛軍。畢竟你還是給了它一個台階下，沒有給它有更多理由追殺我。」普羅米休斯 R 又突然出現在身後。

「不好意思，你的工作又增加了。妳昨天還好嗎？」

「不好，傍晚的時候我又碰到一群「鋼鐵秩序」的追兵，殺也不能殺，只好逃了。從前它們本來對我還有點畏懼，現在根本就不把我當一回事了。我在其中一個超級英雄面前威脅要切碎全市僅剩的電話亭，結果他竟然笑著說，普羅米休斯幫他留了一個備用的變身用電話亭在家裡。」

「照這樣來說，雖然我昨天還是沒引出超級英雄，不過真是有勞妳了。」

「什麼？你不是爲了要幫我把追兵引開才掀起這個大騷動？」

「妳在說什麼？我是潘朵拉耶？」我不會渴也不會累，不過自從昨天開始，就有一種不對勁的感覺，身體裡面像是有一個黑洞開始形成。

看起來我們「潘朵拉」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算了，你看看這個。」

她興趣濃厚的翻著地上的報紙，不過在踢著正步經過的部隊眼中，只是一張被風吹動的破報紙。那是一家小報的頭版，標題寫著：「**驚悚夜晚！維和黨衛軍沒有說出的事，公園裡的「它」是誰？**」沒有照片，不過內文比不存在的照片還誇張。

「恭喜你，人類開始賦予你形象了，沒有對人類顯現出任何型態的你，現在進入了他們的想像力當中。『巨大長翅膀的雷電怪獸』、『地獄來的妖貓』、『入侵地球的人型外星人』，這些玩意真是有趣。」

「理當如此，我們只要化身成一個概念，就可以散撥恐懼，這是元祖的潘朵拉教我們的，當時她放出了人類心中最黑暗的一切劣根性，然後把「希望」囚禁在盒子裡。所以我不現身、不報名號、不找代言人，要編故事是他們的事。只要人類的好奇心能繼續燃燒即可，我們不把他們引到黑暗深淵，而是讓他們自己去發現那道深淵，普羅米休斯越禁止，跳入的人反而越多。它真以爲只要甜了人類的嘴跟腦袋，人類就會效忠它一輩子？我現在一定要重拾人類的恐懼感才行。」

「你是怎麼得來這種結論的？」

「我是會學習的生物。」我說。

「不過這樣不是太可惜了？」普羅米休斯 R 甜甜的笑了。「潘朵拉本來沒有變形能力，而是各司其職，直到後來面對普羅米休斯的壯大，才演化出變形及學習的機能，不是嗎？我承認你在地球上的前輩潘朵拉 G 犧牲的很慘烈，但是它可是以巨大怪獸之王的身分稱霸地球很長一段時間喲！」

「我跟妳講一個潘朵拉 B 的小故事。」其實我不太想說，不過維持好善變的普羅米休斯 R 的興致，等一下她才會答應我的某些要求。「從前從前，可憐的潘朵拉 B 來到一個星球，創立了自己的信仰，把當地居民納為部眾，稱霸一方。為了維持神秘感，它從來不現身，就這樣過了好久。」

「你用可憐來稱呼它，代表這是一個悲劇故事囉？」普羅米休斯 R 歪著頭問。

「也不盡然。」我停頓了一下。「後來又過了好久，來了一批普羅米休斯，感到芒刺在背的它們展開非常徹底的攻擊行動，信徒被逮捕處死，地下教堂被攻破，但是潘朵拉 B 已經逃走了。」

「這結局其實還不錯。」

「繼續聽，當時的潘朵拉還不會變形，所以普羅米休斯拷問一些生還者，逼它們說出潘朵拉 B 的真實型態，那些傢伙連編都編不出來，最後終於勉強吐露，它們看到的是一隻有著山羊頭，蝙蝠翅膀，以及人類身體的生物。結果反而連累另一個潘朵拉被誤殺。其實潘朵拉 B 變成的是一個盔甲武士，它彪悍的英姿在口耳相傳之下落到跟突變怪獸沒兩樣，至今仍是如此。」

「真慘。」

「這故事告訴我們，不真實的形象永遠都不是好事。」我指著報紙上的電腦合成圖。「等著瞧，普羅米休斯一定會拿這個開刀。」

話才說完，斜對角的報社大樓瞬間爆炸，濃煙以及火焰隨著飛濺出的水泥塊以及玻璃碎片滑落建築的外牆。在一片模糊之中，我隱約看到像是人的東西從裡被扔

出，倒插在行道樹上。

十幾輛的坦克包圍週邊，他們漆黑的外殼上畫著閃電形的標誌以及代表維和黨衛隊的徽章，接著砲管在同一時間全數開火，大樓像是一根脆弱的冰柱，每執行一次命令，冰柱上就多開一個洞，噴射出更多的雜質，一下子，那些中午來不及回辦公室的記者們就目送著大樓成為被履帶輾碎的殘骸，看起來像是正義黑衫軍指揮官的男子命令他們排成一列，接著掏出手槍把他們一個個射殺。

「真不體貼。」普羅米休斯 R 看著被後座力拋向馬路一側的軀體們嘆氣。

「他們的速度真快，這篇獨家報導才剛出來幾個小時而已。」我驚訝的說。「看起來這些軍隊像是棋子一樣被安插在各個角落，命令一下達就立即行動。」

「其他的人類似乎對同類的死亡沒有什麼怨言呢。」她看著倉皇逃離倒塌大樓的行人，正義黑衫軍似乎在處刑的命令下達之前就開始疏散群眾以及建立封鎖線，此刻，荷槍的軍人們對市民指示避難方向，親切的告訴小孩要往哪裡走。

「我對這裡所發生過的事情不是很了解，或許普羅米休斯給了他們一個交換條件的機會，如果他們只看到普羅米休斯要他們所看到的，普羅米休斯會讓他們看到天堂，只要他們看不到潘朵拉的存在，我們就不再是威脅。」

「我在這裡擔任收割者駐守的日子裡，聽過人類有一種說法。」普羅米休斯 R 若有所思的說。「這個星球上有兩種動物叫做狐狸跟兔子，前者以後者為食，如果有一天兔子看到受傷的狐狸，牠會怎麼作？」

「把牠丟下來等死。」

「這是潘朵拉還是普羅米休斯的行為？」

「潘朵拉吧，不，不對，就牠的同類來說，牠就像是拯救牠們的普羅米休斯。」

「可是從狐狸的同類角度來看，那隻兔子是邪惡的潘朵拉。」

「可是…？」我突然被如此幼稚的問題給弄得頭暈腦漲。

「如果那隻狐狸是騙人的，只是假裝受傷想飽餐一頓呢？」她繼續問。「如果有一個經過的人類想吃掉狐狸，卻對兔子也有興趣的話呢？」

「這…」

「人類不了解我們的存在，但是他們以兔子自居來解釋對待我們兩者的態度。」

「原來如此，不過人類怎麼想與我無關，我的任務是消滅普羅米休斯的勢力，而不是對人類開戰，在這場戰爭裡，人類只是一種工具罷了。」我把今天的報紙又翻了幾頁。「就像這樣。」

那是一篇氣象報導，上面簡短的寫著一行字：今日有大霧。

「我不懂。」

「在昨天的大戰過後，我在下一批維和黨衛軍抵達之前把公園封鎖起來，用濃霧整個包圍住，只要進去的人就很難再出來，普羅米休斯爲了掩蓋這個事實，用霧氣掩蓋整個城市的周邊區域。我猜它可能會再派一批部隊進入調查這個區域，把裡面的任何不明物體盡快掃除。」

「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個嘛，或許可能有某一些具有挑戰性的東西，我想要讓每一個好奇的人進去挑戰一下，體驗一下無害的邪惡以及恐懼。恐懼以及懸疑感已經醞釀起來了，現在要讓他們感覺到若有若無的存在。」

「那麼，你現在要怎麼對付下一波攻進來的士兵？如果你在光天化日下現身殺人，那麼那份神秘感不是就毀了？」

「基於這一點，我想參考一下潘朵拉 I 守衛金字塔的方式，拜託妳了，普羅米休斯 R，我想使用病毒。」我想了一下，終於斗膽提出我的要求。

「休想！如果病原體爆發出去怎麼辦？你還要增加我多少作業量才罷休？」普羅米休斯 R 惡狠狠的說。

「我不會添太多麻煩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把各種致命病毒都設計成壽命不長，而且都有弱點的原因啊！」我忙著解釋。

「你有把握可以控制沒有意識的東西嗎？」

「我不會用經由空氣傳播的病毒啦，我保證那是體液接觸型的。」

「我不管！總之你不准使用病毒攻擊！我先警告你，如果你真要做的話，你殺幾個士兵，我就復活幾個給你看！」

「好吧。」我無奈的說。「妳說的算。」

「你真的聽進去了？」

「分毫不差。」

「我會一直盯著你的噢。」她狐疑的起身離開，舉手頭足都是對潘朵拉一族誠信度的強烈質疑，真是極大的誤解，有哪種生物比我們更加坦率的承認自己是邪惡的存在？君不見化狼症的人類每每捶胸頓足，呼天搶地，不能自己。而吸血伯爵一副那種全世界都跟他過不去的憂鬱神情，在我的身上可找不到。

不過世事真難料，那句無心的氣話卻啓發我一個有趣的想法。

時間還有四十八個小時，我得快一點。

第六章：基地並非永遠萬能，要有四海爲家精神。

如果你覺得與週遭的一切處不好，對於活著的生物沒信心，想要操縱死靈大軍的話，潘朵拉 I 會勸你打消念頭。

潘朵拉 I 曾經以權傾一世的祭司身分立於大地之上，它也是第一個企圖仿效「普羅米休斯」，用開創文明來拉攏居民的「潘朵拉」。雖然它對行星上的文明付出極大的貢獻，最後卻被居民所背叛以及處刑，心灰意冷的潘朵拉 I 決定回到老路線，以死靈軍隊以及木乃伊對世界展開總攻擊，摧毀它一手開創的成果。

「接受自己的邪惡本質，不要巧立名目。」這是它留給我們的第二十條準則。

後來潘朵拉 I 發現雖然活死人以及死靈有著不朽這個優點，情報更新能力卻很差，下命令給他們簡直像講古時間一樣，他們的記憶中樞只存放活著時候的事情，現階段的新資訊都是過耳即忘。行動時那種搖擺沒有規律的姿態雖然駭人，卻很容易被抓到破綻。至於斷斷續續的哀嚎聲，更給敵方無腦軍隊的不良印象。至於機械性的攻擊方式，那是不提也罷，活死人張口就咬，不論是肉塊還是手榴彈都塞到嘴裡，木乃伊見人就掐，被「普羅米休斯」斬斷手之後形同廢物，死靈軍隊沒有這些缺點，但是不能重複使用，而且對於心靈的力量抗拒度低，一個純

真的孩子就有可能毀滅一支軍團。

根據我現在觀察的結果，不由得佩服前輩的智慧。

那些在公園裡晃來晃去的黨衛軍殭屍士兵只剩下基本的生理機能，手上拿著武器也像拐杖一樣拖在地上，他們連辨認同類也不會，只要有活人像企鵝一樣在他們面前搖搖擺擺，就可以避過他們的耳目。

用這種生物所建立出來的帝國最後也只能依靠主宰者一個人來決定一切，就算受的了那種孤獨的窘境，一日的工作量也會大到任何潘朵拉都想把自己的腦挖出來的程度。

或是說，有一個生物現在很想把我的腦刨出來餵這些東西。

「你這可恨的傢伙…」普羅米休斯 R 的兩支鐮刀顫動著。「下次你敢用別的型態回到這裡的話，我非切碎你不可。」

「是妳自己說要讓他們復活的，跟我有什麼關係？」我無辜的說。「雖然普羅米休斯有回復生命的能力，但是妳也不該硬要挑戰自己沒做過的事，這是失職噢。」

「這也在你預謀之內吧。」我眼前的兩片刀鋒還是沒有收回去的打算。「你是算準我現在動不了你，否則你應該了解沒有生物敢跟我開這種玩笑。」

「對不起。」我老實認錯，「潘朵拉」也有壽命限制，總有一天收割者也會在我身後來上一刀，我一直希望那個時候的執刀者會是她。「不過請妳記住，我用的方法是合乎自然的手段，而妳的處理方式是違反自然的。」

「算了，你的下一步計畫是什麼？」普羅米休斯 R 問道。

「我在等待『鋼鐵秩序』的緊急處理局對這件事的反應，最棒的情形就是對出現活死人的地區一律施以毀滅攻擊，之前早有先例，後來那座城市被人類開發的小型核子武器夷為平地。如果這件事再重演，普羅米休斯會收到一張不信任票。」

「我跟你說過禁用毀滅型武器。」她一臉不以為然。

「可是這不是我投下的，而是人類自己幹的啊。」我說。「目前『鋼鐵秩序』的部

隊動向如何？」

「我現在盡可能往人多的地方前進，它們在人群中沒辦法當場對我發動攻擊，但是如此一來，我也就失去它們的情報。」

「原來如此，所以現在只好看它們會不會偷偷出現在我設置的封鎖區域了。」

結果我的預期是高估了，敵方果然很聰明的什麼都沒丟，只是純粹放任著事態的發生。十二個小時過去，只有零星的人類市民會試著溜進去，無視公園外面新增的告示「舊地重整工程進行中，請勿進入。」，在一片濃霧當中，他們有可能會撞上大嚼人肉的殭屍，如果僥倖的逃過一劫再往中心深入的話，他們就會看到我準備的東西。

那就是秘密基地。

我發現人類跟「普羅米休斯」對這個概念有極大的迷戀，不管到那裡都要建據點來存放資料及武器。我後來有一段時間都忙著一間一間的問敵方秘密基地的位置，然後一間一間的殲滅，結果還是有很多漏網之魚。

直到這個城市毀滅後，我才知道這裡竟然就有超過四十個秘密基地入口，那麼其他地方有幾個就不用說了。連普羅米休斯 R 都不知道對方在這顆行星上建了這麼多地下要塞。難怪「鋼鐵秩序」的成員著裝這麼迅速，也難怪普羅米休斯 R 無論到哪裡都會被追殺。

可是「潘朵拉」發現秘密基地就跟土撥鼠的巢穴一樣只能作為一時之用，太過依賴它就是自掘墳墓的行為。除了無法搬遷以外，攻擊目標過大也是缺點，有些「潘朵拉」會加裝自爆裝置以防萬一，卻加速了基地的毀滅。

所以我絕不建基地，雖然我愛變幾個出來都可以。

「普羅米休斯」以為「潘朵拉」都會直接攻入基地，不過如果真的貿然闖進去，一定被包的密密的防禦系統射成蜂窩，打近身戰的時候，場地的狹小也會阻礙我的行動。我通常都會把外在的出入口全部堵死，斷水斷電，然後放其自生自滅就行了，有的時候還可以聽到準備起飛的地球防衛軍戰機因為出口被堵死，在隧道的

跑道上煞車不及而撞成粉碎的清脆爆炸聲。

最近這個基地是我研究出來的逆向操作法的一部分，熱愛秘密基地的「普羅米休斯」軍隊下意識的認為「潘朵拉」一定也有自己的基地，所以我也就配合的趕工捏一個巨大的邪惡基地出來，外面再加上幾隻用剩下的零件拼裝的人造怪獸(我參考了小報的模擬圖)，接下來只要等待目擊者就行了，再配上氣氛的營造，就成了一個「雖然沒有重大影響，可是很惱人的邪惡」的象徵，此時是對「鋼鐵秩序」忍耐力的最大考驗，不主動出擊對它們沒有影響，可是卻會讓謠言越傳越廣。

不過真不愧是「普羅米休斯」調教出來的軍隊，黨衛軍在撤退一陣子之後才派出穿戴防護衣的精銳小隊，先把逃出來的目擊者射殺後，不慌不忙的把第一批殭屍化士兵全數清除。在商議之下，有幾個疑似是黨衛軍的超級情報員或是頂級特工人員偷偷摸摸的潛入基地內部準備破壞後再分解拆除，行動非常的低調自制，我猜外頭的局外人大概並不知道這四十八個小時之內有一場大戰爆發了吧。

他們在閃過雷射柵欄，感應機槍或是鯊魚池之後用一發炸藥轟開主控室，卻發現偌大的房間一無所有，只有一枚巨大的遙控炸彈。

「這是怎麼回事？」他們對著只是擺好看的基地視訊攝影機狂吼。「不公平，你為什麼要這樣，大魔王！殺我之前，讓我看你的真面目吧，我才不怕…」

我按下遙控器，耳邊的聲音被一陣訊號吱喳聲給永遠取代。

不發一語的決定源自守則第四條：「**多話的正義使者可趁隙擊殺之，誰先說話誰先輸。**」根據普羅米休斯 R 的說法，這個陷阱跟人類一個叫做「蟑螂屋」的小道具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即使在城市遠端酣睡的人們也可以感受到前方傳來的震動，市中心爆出一團燦爛的火光，周圍的樹叢以及流動廁所全被炸個粉碎，來不及逃跑的士兵也被波及在

其中，有幾個人的斷肢甚至砸在路過車輛的引擎蓋上面，把駕駛嚇的連忙打滑，順便撞上了閃避爆炸力道的後方來車。

我冷冷看著消防車以及防爆處理車用異常快的速度抵達現場，開始進行搶救，另外還有一些人正忙著處理「邪惡基地」的殘骸，但是就算它們想用「瓦斯爆炸」這種理由混過去的話，也已經紙包不住火了。

時間還有三十六個小時，還有時間讓對方思考接下來的行動，以及讓我等待它們的下一步棋，「普羅米休斯」應該很清楚我繼續抗戰下去的決心，而且明白黨衛軍的機能已經沒辦法掩蓋這一連串的事件，它必須要好好思考一種可能性：要以消極的方式逼我打退堂鼓已經不可能，現在「普羅米休斯」必須要派出更強大的武力來壓制我，甚至要跟我好好打一場。

到那個時候，我恐怕也不會乖乖躲在這裡。

但是「普羅米休斯」那種事不關己的態度還是讓我憂心不已。

它好像在等待什麼事情發生一樣。

難道它知道了些什麼？不可能，它不可能知道「潘朵拉」的致命弱點，這是我們這一族拼死保守的秘密，連那些叛逃的「潘朵拉」在轉換身份的那一刻，這項記憶也會隨之被消去，它存在於我們的軀殼中，似乎是為了維持善惡平衡而自然產生的特質。

幾個小時過去，電視牆上開始撥送夜間新聞，時間配合的剛剛好，在人類起疑之前就及時「解答」他們的疑惑。說辭果然不出所料是瓦斯管爆炸，連內容也跟我預測的差不多，普羅米休斯 R 跟我開始一句一句的猜，一句一句的冷嘲熱諷，不過偶而也有沒猜中的地方，它們竟然解除了大霧警報。

「這應該是一種暗示吧。」她認真的問道。「它們開始要改變策略了，或許你也應該試著主動一些。」

「妳到底在等些什麼？等待我跟他們大打一場然後凱旋歸來嗎？」我說。「它們只

是覺得我不會再用老招來對付它們罷了。」

「我期待的就是這樣啊，你不是最強大的潘朵拉嗎？照這樣來說，其實你一開始早就該用徹底的殲滅戰才是，爲什麼突然開始逃避面對面戰鬥？」她有些惱怒的開口。「你還有多少時間？」

「不到一天半，但是時限只是這裡的通道關閉前的時間而已，如果我要…」

「你這個混蛋。你以爲跟我裝傻有用嗎？」她怒吼。「誰不知道所謂的任務時限是指能力開放的時間限制！時間已經不多了，你還在那邊磨磨蹭蹭！」

「這種事…妳知道嗎？畢竟我還是個潘朵拉，有些事情妳不能知道。」

普羅米休斯 R 還想回嘴，但她突然伸出了刀刃，像貓一樣拱起身子。

「潘朵拉 Σ ，看那個方向。」

我們現在在公園附近一座大樓的屋頂上，四面八方的建築都是以玻璃爲帷幕，鋼樑爲基底的設計，每當夜晚一到，玻璃窗就跟鏡子一樣，成了如昆蟲複眼一般複合式的小型螢幕。

對面的大樓上倒映著幾個字。

「我看的到你，留在原地，否則你就沒命。」

倒映的字體來源是從我這棟建築物上照出來的，也就是說敵人現在就在裡面，或是利用周圍的地緣之便監視我們的行動。

「是普羅米休斯。」普羅米休斯 R 起身。「我該走了，把你要辦的事完成吧。」

死亡的香氣隱身於空氣裡之後，我靜靜的蹲在樓頂等待。

準則第十三條即說：**「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

夜空帶來的是腥臊的熱風，混合著煙硝味，腐肉味以及殺戮的氣味。

四方冒出了許多黑影，它們像是龍一張一合的巨嘴裡的利齒，也是頹敗的黑暗大地上所抽出的新芽。數目越來越多，到最後連忽明忽滅的樓層指示燈，以及偶爾閃出的火光及爆炸煙霧都看不見了，整個樓頂就像罩在黑色的大網內，看的出來我就是甕中之鱉。

「啊呀呀，這就是邪惡之王的真面目嗎？看起來很容易被忽略呢！」

一個年輕的聲音發出帶著輕視的笑意說著。對年輕一代來說，用抽象角度來看邪惡的世界觀實在是太難理解了，這些孩子怎麼教都教不會。

「這只是我其中一種面貌。」我回答。「我很好奇你們想像的樣子是什麼？」

其實答案早就在我心中，這些生物不像「普羅米休斯」會封鎖自己的心靈，我在他們現身的時候把他們的心理狀態掃描了一遍，最後歸納出了一種結論，再加上我在這段時間內也看了不少人類出版品，所以描繪出「大魔王的樣子」也是易如反掌。

事情出乎意料，這些生物在生理及心理上完全是不成熟的個體。他們面對的是自己不純熟的工作，而虛張聲勢是他們的防護罩。我猜想，他們這樣子明目張膽又浩浩蕩蕩的出擊，鐵定不是「普羅米休斯」的授意，純粹只是被一連串的事情給逼到發慌。

「別想拉攏我們，再美麗的化身也隱藏不住你邪惡的內在。」那個人類說著。「今天我們就要打倒你！覺悟吧！」

在他說話的時候，周圍起了一陣鼓譟的附和聲。

「我來猜猜你們要什麼樣的敵人。」我快速改變形體，然後立即回復原形，不過請不要問我變了什麼。「是這樣的嗎？」

看的出來他們很滿意，一陣驚駭立即席捲了群眾，足以驗證準則第六條：**「要傾覆抽象的非物理性力量，一定要傾覆對方的心智。」**

「不要怕它！」年輕人類拔出了一把長劍，長劍出鞘的當下，我才能從發出的白光看清楚對方的輪廓，他穿著連身的鎧甲，手持畫著紅十字的盾牌。

「朋友們！戰友們！我們不是等這一天已經很久了嗎？」他再次大聲疾呼。「我們是爲了什麼原因才從全世界動員所有的少年勇者來到這裡？我們不是跟賜給我們力量的朋友們約定過了，在世界有危難的時候，我們就要奮勇出擊打擊惡勢力，讓邪惡永不在宇宙生根！」

「殺了它！殺了它！殺了它！」孩子們舉起手中的武器歡呼著。

不出所料，這些人類是「普羅米休斯」的少年兵，「普羅米休斯」眾所皆知的戰略之一就是把武器交給新生代的居民，讓他們去對付我們。最有名的例子是在某星球宗教戰爭的時候，有一個「普羅米休斯」化身成年輕居民，強行徵調了當地所有的孩童組成十字軍，不過幸好受到「潘朵拉」的阻撓而功敗垂成。

基於公平交戰原則，「普羅米休斯」及「潘朵拉」皆不能傷害幼年生命體，否則將遭受收割者予以制裁，這也是為了避免各星球生物在大戰之後滅絕所做的考量。但是技術性犯規事件層出不窮，之前提過的潘朵拉 S 就是一例，另外「普羅米休斯」用少年兵作為擋劍牌的行為也遭受非議。「潘朵拉」曾經想如法炮製，借用了雌性人類的生殖結構誕生了十個精神力強大的孩童型生物武器，雖然「普羅米休斯」趕在實用化之前破壞了計畫，不過也差一點被誤會的收割者斬首。

「邪惡之王！你在這裡已經孤立無援了！」另一個孩子自豪的舉起手上還在冒煙的雷射槍，他帶著頭盔及護目鏡，瞄準系統還在運作。「這下看你怎麼辦！該我們反擊了。」

「上吧！各位！正義必勝！」三個穿著駕駛戰鬥裝的孩子舉起手來。「我們是被選中的正義使者，大家一起上吧，只要用我們的機器人，大魔王也敵不過終極射線及霸王之劍的！」

「你的機器人是可擊敗我的最終武器嗎？」我問。

「怕了吧！」一個少女得意的舉起武士刀。「這是我家傳的武器，它的宿命就是沾上魔王的血。根據天命，只有這刀可以了結魔王的性命！」

大家似乎興致都來了，七嘴八舌的紛紛獻寶。

「別動噢！我可是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這神斧，只有它才是你的剋星！」

「我算出你的命盤而繪了這些符，每一張都可以把你轟到下界去！」

「哼，我早就知道邪惡會來臨，所以研發了這種裝甲！」

「我們兩個的祖先是宿敵，所以跟你戰鬥是我的命運！」

「等到我變身之後，幾秒就可以把你解決，覺悟吧！」

「太古的神靈附在我的槍上，要對你射出復仇的子彈！」

「上古的預言說只有我的魔法能跟你抗衡…」

老天爺，「普羅米休斯」到底跟他們說了什麼？

「可以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們的戰鬥意志，各位都是真心的想要打敗我。」

我忙著安撫大家。「不過叫我為難的是，大家都說自己的武器是『唯一』能打敗我的武器，可是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唯一』有效的終極武器呢？」

這句話果然有效，原本波濤洶湧的氣焰突然被澆了一桶冷水，每一個人都呆立不動，眼角偷偷的看著別人，嘴唇緩緩動著，指尖一直麻木的敲著手上的東西。這真像缺了牙的龍，想要用火焰把敵人燒的一乾二淨卻又不敢張嘴。

「我暫時不發動攻擊，給你們五秒鐘去討論，看你們要派誰來對付我。」這話不是出自公平交戰原則講的，實際詳情請見準則第二十三條：「**面對鬥志燃燒的正義使者，耐心等到對方燒盡即可。不用再刻意添加燃料。**」

一陣沉默。

「不要中了它挑撥離間之計！」一開始的那個少年如夢初醒，趕忙把主題拉回來。「我們都有同樣的目標，分誰強誰弱有意義嗎？」

「五。」我開始倒數。「我不是叫你們不要打，是問誰要來跟我打。」

「你住嘴！」少年目露兇光，抓著劍柄的手指泛白。「再開口我就用這把神劍把你砍成兩半。」

「四。」我繼續。「從你的話來推斷，那個代表是你囉。」

「不是…」對方急著想擺脫自己的語病。「我們都很強，強到你無法想像，會打到你滿地找牙，對了，問題就在於你實在是太弱了，隨便誰都可以殺死你。」

「三。」我置之不理。「時間快到囉，如果我真的這麼沒用，你們數千人這樣攻擊我一個公平嗎？還是隨便派一個吧，一對一的話，我死而無憾。」

「嘿，你們這些踐踏人命的惡魔有什麼資格談公平？我再說一次，我們的目標是打倒你，要怎麼樣都跟你無關。」

「二。」對方確實已經失去立場了，只差最後一擊。「那就快一點吧，要不然就在這裡辦比武大會好了，我等你們打完，跟最後存活的那一位決鬥就沒事啦。」

「各位！」少年突然對大家狂吼。「我們大家同時一起出招吧！這樣總有一個人的武器可以打倒它，快一點！快來不及了！否則我們都會被殺的啊！預備！」

「一。」我說。「倒數完畢，你們想要怎麼做呢？另外，其實我不會…」

話還沒說完，我立刻挨了一擊，這一擊非同小可，有可能是我有史以來遇過最強大的攻勢，如果一般生物遭受這種待遇，可能連存在的定義都會一起被抹消掉五次以上。我真後悔自己話太多，明明守則第十條就寫了：「**沉默是金**」。

所有各種不同的光線、飛彈、劈砍、踢擊、射擊、飛拳以同樣的速度一起襲來，我眼前就像是一個巨大的七彩萬花筒，五顏六色的閃爍光芒一口氣包圍全身，熱辣辣的痛覺以及深淺不一的燒灼感每隔幾秒就變換一次，身軀不斷的四散分解又重組，有一段時間猶如回到了誕生的前一刻，又瞬間被丟入黑洞的核心，被揉成一副三菱鏡，數百種光線在其中彈跳反射，有的鑽破鏡面破體而出，有的仍滯留其中增溫，當我承受不了壓力而爆破的時候，又在碎片相互接合的時候被一發發的彈頭擊中，每一顆碎片都承受著與本體相符的巨大衝擊力。龜裂的部分又成了更小的微粒，到最後我已分不清是內部的碎片在融合途中互相切割，還是外來的力量互相抵銷。唯一有意識的部分就是最後那場炫麗無比的超級大爆炸，我所在的那棟大樓在眨眼之間消失，彷彿爆炸範圍不是向外擴張，而是向內吞食。

但是我感覺到自己仍然存在。

現在的我就像空氣中的落塵，順著巨大的蕈狀雲成螺旋式的飄落，但是非常清楚

自己的落點在哪裡，幸好我目前所用的型態構造十分簡單，除了避過敵人耳目之外，另一個好處就是不用挪用太多能量來維持形體，大部分的力量都蘊存在體內，所以要重組十分容易。

這也代表我的反擊會更加有殺傷力。

我看見下面的正義使者部隊也因為剛剛的爆炸亂成一團，把巨大的戰鬥機械當作盾牌來阻擋衝擊波，四週的建築物搖搖欲墜，不過還挺的住。

「該結束了。」我自言自語說著。

絲絲雨點落在地面上，整個城市籠罩在傾盆大雨之中，同時也開始消失在雨中。

少年武士掙扎著想爬起來，一滴雨點落在他的腳邊，立刻引起了一陣小型爆炸。

「這是什麼東西？」他及時用盾牌抵擋雨滴，神盾在不詳的紅光之中冒著煙。

「大家小心！這不是雨！」機械人的駕駛員趕忙把頭縮入駕駛座，機體左邊的肩甲已經被轟掉一大塊，暫時癱瘓的巨大鐵塊在一團爆炸煙霧中無力的仰躺，表面就像一個個整齊的彈坑，短路的電力系統暴露出電線的脆弱。

換句話說，現在落下的東西是無盡的尖細炸彈，或是說是集束過的能量比較貼切，它們以像是雨點的光束落到地面，用短暫的爆破緩慢的把攻擊範圍內的一切逐步化爲灰燼，我並沒有告訴下面的人們我還活著，也沒有告訴他們這些破壞性強大的能量就來自他們自己身上。

我保留了一部分剛剛挨的破壞能，然後把它分成無數的小微粒從空中降下，現在城市的毀滅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我在等待的時候必須找點事來做。

趁這些正義使者急著尋找掩護，我的意識侵入了他們沒有防備的腦子裡，開始尋找記憶的源頭，他們從哪裡來，誰給了他們這些東西，以及「普羅米休斯」的去向。我只要抓到一個敵方成員，就可以在翻閱他的思考時得到基本的資料，更何況下面有數千顆大腦所組成的龐大資料庫，只要腦沒遭到破壞，一切都沒問題。我全身爲雨點覆蓋著，被分割成百萬分之一的微小能量對我毫無影響，因此我可以盡情享受在「雨」中漫步的感覺。看著一切像是一首交響樂一樣的進行著，跳

躍音符的落下也將這個美麗的地方一步步帶往終曲。

準則第九條：「目標要循序漸進，理想越大，失落也越大。」

我沒有什麼偉大的目標，沒有理想，所以也沒有失落。

第七章：終極武器就是最不可靠的武器。

「實在很難想像你那天會冒這種險。」觀戰完畢的普羅米休斯 R 發表她的評論。

「如果他們真的有對付你的最終武器怎麼辦？」

「不可能，如果真有這種東西，普羅米休斯會自己用。」我搖頭。「它很聰明，如果是我，我一定把那種東西抱在懷裡睡覺，絕對不會給部下亂用。」

「真的有那種東西嗎？」她很好奇。

「我手上並沒有對付普羅米休斯的最終武器，所以我也假設它現在沒有。」這是比較邏輯性的推測。「一物剋一物，或許我們兩個就是終結對方的武器也說不定。但是實際上，我判斷的真正依據是：有終極武器的最後都會吃敗仗。啊，對了，如果你要追究城市破壞的責任，那些破壞光線不是我發出來的，而是把對方的攻擊回收利用而已。沒意見吧？」

「如果你跟普羅米休斯決戰能活下來的話，下次再說。」她一臉不耐煩。「我比較在意的是另一件事，你沒傷害那些孩子吧？」

「我之所以用那種方式反擊，就是給他們時間進行防禦。」我說。「點狀的攻擊範圍大可是傷害力小，這樣程度的破壞最多只會把他們的武器給廢掉吧。你知道我遭到的攻擊威力有多大嗎？」

普羅米休斯 R 一直以爲我會把那些孩子當作人質逼敵方現身，如果她知道「潘朵拉」會處決人質而非監禁的話，一定會阻止我這麼做的。

事實上，我從那些孩子的腦中獲得的是其他正義使者的資料，這比什麼都實用，我跟「普羅米休斯」的記憶都有層層屏障，所以摸不清對方在作什麼，可是這些

孩子的記憶至少有給了我一些頭緒，尤其是一個不停出現的不祥字眼。

諸神的黃昏。這代表接下來會有很大，很大的麻煩。

更糟的是那種感覺更加擴大，現在那個黑洞已經成了數萬隻流動的寄生蟲，開始在我體內大嚼大咬。

該死，連這種方法也會消耗能量嗎？

「喂，你有沒有在聽？」

「什麼？」

「不要用你們的標準去看這個世界，那些孩子只是初級的正義使者，你來這裡跟普羅米休斯的部隊交手過幾次，卻連一個真正的正義英雄都沒碰到，這才是你要提防的地方。這代表普羅米休斯正在集結大軍要對你施予致命一擊。」

這當然是它們與我們的基本作戰策略之一，不過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當天的勝利自然是對「普羅米休斯」氣焰的一大打擊，由於我當天已經被敵人判定死亡，所以人類當然把觸角伸向生還者，也就是那群正義少年英雄。爲了撇清責任，「鋼鐵秩序」當局把城市全滅的責任歸罪到他們身上，不但把它們全數從名單給除名以劃清關係，還指責他們「只顧消滅看不見的未知敵人，卻沒有控制好武器的強度。」百口莫辯的他們由於裝備被毀，也提不出確切的證據證明清白。事實上，就算他們以火力集中攻擊一個點，也只能炸掉六條街的範圍。當天只毀掉一棟大樓已經很收斂了。

有一部分人類對正義英雄的不信任感開始增加，再加上一些人類政黨逮到這個機會對於「鋼鐵秩序」的鐵腕手段大肆抨擊。（「鋼鐵秩序」的結構雖然類似人類的軍政府，但是還是給予相當的言論自由空間，誰知道今日的政敵會不會成爲朋友。）擁有更強破壞力的成年正義使者只好暫時避一避風頭，稍微收斂一些，等待一般

人類需要他們的時候再出場，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大搖大擺的走在街頭，監視著人們的行動。反正現在世界太平，它們也沒什麼事作。

這是他們的致命傷，反之，我們的存在與他們相反，不需要民意做基礎。另一方面，沒有人責怪「潘朵拉」，因為他們連我是否存在都半信半疑，在上次的公園大屠殺之後，黑市的怪物周邊商品根本紅不起來，人們對我逐漸失去興趣，懷疑自己是不是在追逐一個不存在的幻影。這就是選擇低調策略的好處。

這種對恐懼的半信半疑態度就是我要的信仰，人類不了解我的存在，卻又不能完全否認我的存在，「普羅米休斯」的造神運動一開始確實迅速收到成效，但是一有小小失誤就會遭受地位崩盤的危機。

更令我振奮的是，一小撮的激進派人類竟然已經發起獵殺正義使者運動，瘋狂的在人群中尋找正義使者的接班人，學徒，或是訓練者。人類的眼界畢竟有限，我每天看到一群群正義見習生走來走去，然而誤殺的情形還是很常見。雖然我可以迅速確實的一個個找出來，完全不會出錯，但是只是靜靜看著。這些瘋子並非我們的盟友，只是見風轉舵的游離份子罷了。

很難想像這是二十四個小時之內就發生的事，有些星球要等一年才有這種成效。現在連黨衛軍都失去立場，「普羅米休斯」似乎命令他們全數撤退，回復待命狀態。這也令他們鬆了一口氣，至少不會被罵為「超級英雄的走狗」。

「你乾脆起來領導革命算了。」普羅米休斯 R 正在津津有味的閱讀一篇名為「為什麼世界需要超級英雄？」的社論。「說不定你的支持度很高噢！」

「我是不存在的東西。不存在的東西領導個頭啊！」我笑說。「你知道為什麼這次普羅米休斯會栽跟斗嗎？」

「說來聽聽。」

「因為人類認為它為了一個不存在的東西毀壞了有形的東西，如此而已。我還是一樣討人厭，只要我一現身，人類馬上會重回它的懷抱之中。」

「你有一點說錯了，普羅米休斯也是不存在的東西，不用負任何責任。」她繼續

讀報紙，頭也不擡。「你認為它會在新聞上跟大家道歉嗎？『鋼鐵秩序』是它的傳聲筒，人類只會把錯歸在它們身上。」

「眼見爲憑。」我馬上搜尋所有攔截下來的傳輸訊號，在整理過之後，所有的訊息都指向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以及同一個敵人。

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今晚的夜間新聞畫面，一名應該是『鋼鐵秩序』的成員面對著螢光幕，雖然它穿著筆挺的西裝，但是後面鼓起的兩對大翅膀還是非常搶眼。

「所有的地球人晚安，我是『鋼鐵秩序』北半球分部的領導人。」那個超級英雄沉穩的開口。「針對最近發生的意外事件，我跟南半球分部的首領感到莫大的遺憾，但是我要在此再度聲明，未成年的超能人士培育計畫是有瑕疵的，這種力量不是**潘朵拉**的玩具，我們已經關閉了**潘朵拉**訓練所，之後將不再有相同的**潘朵拉**情況發生。」

我似乎聽到了什麼熟悉的東西，而且我不覺得這是錯覺。

「我們這幾年來都全心全意的爲了這個星球的福祉在努力著，相信成果大家是有目共睹，爲了表達我們對於改善**潘朵拉**安全系統以及**潘朵拉**防禦設施的誠意，在此發表新的**潘朵拉**軍事調度計畫。」

「妳聽到了嗎？」我問普羅米休斯 R。

「聽到什麼？」她問。

「不，妳注意它的音節部分。」

「今晚十一點，黨衛軍將大部分部隊遷移到沿海港區進行協防**潘朵拉**，而不再待在中市中心區域，大多數平時隱身不爲人知的正義使者都對此表達支持，也決定參與這項史無前例的行動。今後，我們的對手是來自外在**潘朵拉**，而非內部**潘朵拉**的邪惡。等到其他的『鋼鐵秩序』成員於明日上午七點集結完畢後，就會構成一個巨大的**潘朵拉**防禦圈，以進一步掌握情況。」超級英雄繼續說明。

「只有**潘朵拉**是以人耳聽不到的低周波放送的。」普羅米休斯 R 相當驚訝。

「這項計畫的代號稱爲『諸神的黃昏』，**潘朵拉**安全等級照常不變。請各位密切

注意今後的潘朵拉行動，今天的談話到此爲止，各位晚安。」

「沒錯，它們是玩真的。」我告訴她。「普羅米休斯刻意要讓我聽到這則隱藏訊息，這是它們的宣戰書。」

「這一刻終於來了，只要你把它打倒，一切都結束了。」她冷靜的說。「就像你本來要做的一樣。」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現在懷疑這一切不單純。」我搖頭。「妳還記得『諸神的黃昏』嗎？這個名詞對妳有沒有任何印象？」

「那是普羅米休斯一族稱呼上次那場大戰的代稱。」她篤定的說。「而且那次我們的對手就是你，我軍遭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慘敗，最後整個戰場化爲了死亡的不毛之地。」

「我就是在那裡認識妳這個收割者的，後來不是妳把我從那行星驅逐出去嗎？」

「與其說是驅逐，不如說是你在勝利之後元氣大傷才偷偷躲起來靜養的，我可沒把握能打倒你。」

「這倒不見得，我不是沒有弱點，只是沒有任何對手發現。」我說。「現在這個名詞又被重新提起來了，我相信普羅米休斯一定是想重現當時的戰鬥。」

「一樣是以一擋百嗎？不過既然你上次能夠打贏，這次也可以吧。」

「我這次可沒那種把握。上次已經很勉強了…」

普羅米休斯 R 突然站起來，又一次從手中將兩把鐮刀彈出，她的頭巾已經被拉到腦後，露出了一雙赤紅色的雙眼，那眼中沒有瞳孔，卻有著像是水波的細紋流動著，在我看來像是兩條互相追著尾巴的蛇。

那冷酷的眼光讓我幾乎很難動彈，果然是稱職的收割者。

「你應該知道，這場戰爭不一定非要有你不行。」她說。「如果你死了，我決定要成爲新的潘朵拉，讓新的收割者來決定一切。如果普羅米休斯死了，我就會接它的位子，接下來怎樣隨你便。所以不要以爲你是這麼重要的要角！」

「我明天一定會赴約，但是我必須要思考新的戰略！」

「在這之前，請你把還沒說的事給說出來，我知道你在隱藏某些秘密。」

在一陣掙扎之下，我終於說出了最擔心的一件事。

「我接下來要說的是十分重大的秘密，基於某些盟約，我不能透漏給任何普羅米休斯知道，收割者也不例外，所以我可能會用迂迴的方式來講。」

「說吧。」

「我原來以為普羅米休斯是為了避免衝突，不讓人類發現我的存在，使我摸不清方向，才會在掌控大局時選擇不求戰，這是基於「普羅米休斯畏懼我」的前提而生的思考。但是我又想到一個可能性，說不定從我抵達這裡開始，它就偷偷的把各地的部隊集中起來，留到明天這一戰再一起出動！」

「為什麼要讓目標這麼明顯？游擊戰不是比較能擾亂視聽嗎？」

「但是它知道一對一的交戰一定會輸，而人海戰術就有可能扳回一成。我說過了，『諸神的黃昏』是很僥倖的情形，從來沒有潘朵拉一次對戰那麼多普羅米休斯，我能活著已經很不錯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潘朵拉一般比普羅米休斯強大很多，這是宇宙法則。」我無奈的說。「然而為了保持正邪平衡，大自然又加了一條保險在我們身上防止我們做大，還記得反派守則有一條是『正邪平衡是藉口，真象是沒有反派，正義使者就沒有出場機會。』嗎？那就是問題的關鍵。」

「沒有反派，正義使者沒有出場機會。反過來說，沒有正義使者…」

「就沒有反派，沒錯。」我繼續。「這樣妳了解了嗎？」

「大概有一點頭緒了，意思是說你們不能把普羅米休斯的軍團趕盡殺絕，否則自己也會消失？」

「我只能講到這裡，總之普羅米休斯似乎是算計讓我在跟它決鬥之前，就因為跟太多敵人軍隊戰鬥而耗損戰力。」

「但是那個普羅米休斯怎麼可能會知道這一點？」普羅米休斯 R 感覺有點擔心。

「我就是覺得它知道，潘朵拉 G 以及普羅米休斯 U 的死亡給我一種不好的預感。你也知道，我們對感知惡兆相當拿手。這是一場復仇戰。假如我的推論正確的話，最壞的情況就是我們兩個同歸於盡。」

我跟她就這樣沉默的對看著，接著她突然拉住我起身，打破了尷尬的僵局。

「我帶你去看個東西，潘朵拉 Σ 。」

第八章：熟悉以上所有公式的敵人，即使是一隻貓或狗也要當心。

時間還有十個小時，然而離黎明卻沒剩多少時間。

此刻，我們兩個在已經化為廢墟的城市的頂端，正對著海岸的方向。

一切寂靜無聲，只是偶而會有電台用擴音器二十四小時撥放的曲子會從海的另一邊傳過來，聽力太好有時候也是一種缺點。另一方面，有一種奇異的心跳聲正微微動著，彷彿那是連接在海的脈搏一樣。

普羅米休斯 R 一路在一棟半倒塌的大賣場頂樓奔跑著，我緊跟在後，由破碎窗戶灌過來的風壓讓我直不起身，但是她倒是悠哉的在積水間輕快的跳躍著。

「好了，我們到了，這裡是人類購買衣物的地方。」

我在走廊的末端看到一面巨大的穿衣鏡，鏡面已經龜裂，表面映照出的景象活像被一條醜陋的閃電給擊中一番。

「妳想讓我看的就是這個嗎？」我接近鏡子，抬起頭來。

沒有任何影像出現，鏡子裡的背景空蕩蕩，除了垂下來的電線以外什麼都沒有。我一點都不意外，「潘朵拉」的身影無法反射，有些委託者認為是因為我們的靈魂早已出賣給鏡子裡的另一個反面自己的緣故。

「你應該什麼也看不到吧。」普羅米休斯 R 的聲音突然從我背後傳來，但是鏡子裡還是什麼都沒有。「真是巧，我也是一樣。」

「普羅米休斯也看不到？」我嚇了一跳。

「是啊，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長什麼樣子。」她無奈的說。「但是你一定知道。」

「是啊，我知道。」我說。「不過妳不會想知道的。」

「你以為你自己的外型就很好看？」她偷笑。「幫個忙，潘朵拉 Σ，我們來做個約定。如果我們在這場大戰後還能活下來，請你告訴我我到底長什麼樣子。」

「彼此彼此。」我回答。「那就這樣說定了。」

「你確定不用我來幫忙嗎？」普羅米休斯 R 問。「我可以幫你分散一些戰力。」

「不要被自己的善意本能給矇蔽住了自己的身分，你是中立的裁判，也是不能殺害同類的普羅米休斯。我則是孤獨的邪惡扮演者潘朵拉。」

「我有一個小小的提議，或許大戰結束之後，你想不想…轉行？」

有一種異樣的東西掉入了我的意識中，泛起了淺淺的水花，我曾有一時想把它撈起來，後來又眼看著它直落入底部的黑暗深淵。

她看了一下我的眼睛，忍不住笑出來。「算了，算了，就當我沒說過，我想你是不會加入敵方陣營的。」

「加入普羅米休斯陣線的潘朵拉只是會變成黑暗英雄，自始至終還是潘朵拉，一樣的無血無淚。」我也笑了起來。「你覺得這個世界為什麼會需要潘朵拉？那篇社論寫著『為什麼世界需要超級英雄』，現在我也要倒過來問這個問題。我做的一切都是錯的嗎？」

「我想這是很簡單的事，就如同一滴黑墨水出現在白紙上面固然會把紙弄髒，但是要等紙弄髒了，使用者才會知道潔白的重要。」

「如果我能活著歸來的話，我要學的一定很多。」我把雙翅給張開，開始檢查翼面的鋒利程度。

「是啊。」普羅米休斯 R 蹲在地上，直勾勾的看著下面黑暗的王國開始開啓緊閉的大門，迎入太陽神的馬車。「我想我留在這裡已經沒有用了，好自爲之吧。」

「是啊。」我感覺到旁邊的影子正慢慢的蒸發。

「潘朵拉 Σ，老實講，我有一件事並沒有跟你說。」

「什麼？」

「我在講到被『鋼鐵秩序』追殺的時候，說了謊話，它們沒有猛烈追擊我的原因

並非我太難找，或是它們沒有辦法消滅我。」

「那是什麼？」我忍耐著沒抬起頭。

「真正的原因是。」她說。「它們都還記得正義使者守則第十一條：『絕對不能傷害敵方心中最在意的朋友，否則會招來毀滅性的報復。』」

「什麼？」我起身。

但是她已經消失了。

朝陽初昇，地平線有如被利刃劃開的口子，紅黃相間的鮮血緩緩滲出，滴在灰白的天空與憂鬱的藍海，我保持穩定的速度在海平面平飛，翼尖把陽光劈成兩半，向後拉起一道白色的水牆。

那討厭的心戰喊話擴音器又在播送那首蠢歌「渴望英雄」。

「好人都到哪去了？

所有的神都到哪去了？

機敏的大力士海克力士不復見，

要怎麼打倒新生的邪惡？

難道沒有騎在良駒上的純白騎士？

午夜時分，我輾轉難眠。

幻想著吾所求所願。」

沒有任何事物是完美無缺的，除非它一輩子都被鎖在造物主的抽屜裡，「普羅米休斯」的缺點是不能為所欲為，而「潘朵拉」當然也有先天上的缺陷，即使我扮演的角色是終極邪惡，這個缺陷還是會如影隨形的跟著我。

這個宇宙先有「普羅米休斯」才有「潘朵拉」，換句話說，我們是「普羅米休斯」的倒影，一種負能量，沒有它們就沒有我們。

當「普羅米休斯」越強大，「潘朵拉」也會越強，反之亦然。如果想徹底消滅「潘

朵拉」，就一定要讓「普羅米休斯」滅絕才行，這種平衡確保我們兩個物種的延續。

相對的，如果「潘朵拉」要殲滅「普羅米休斯」，那麼第一個受害的就是「潘朵拉」自己，因為只要一個「普羅米休斯」的勢力被打倒，「潘朵拉」就會被抵消同樣的力量，殺的越多，「潘朵拉」會越虛弱。

這就是為何消耗戰是「普羅米休斯」的最愛，對習慣獨來獨往的我們十分不利。無限減去一還是有差別，就算我把所有的正義使者消滅掉之後力量還有剩，也絕對跟最初的攻擊力相差甚遠，而絕對的優勢也會在那一刻消失。

「普羅米休斯」的戰力還是未知數。情勢對雙方有利也有害，我們都有自己的籌碼，關鍵是什麼時候要出牌。

絕對不能在這個時候就洩底了。

很快的，城市的黑影出現在不遠的地方，數艘黨衛軍的軍艦就停在港灣不遠處，艦上所有的攻擊武器都已準備就緒，不過對機砲的操作員及雷達管制室來說，我是一個不起眼的存在，因此我可以大大方方的從他們眼前飛過而不留痕跡。

「我需要一個英雄。

長夜將盡，我渴望一個英雄。

他必須要堅強如鋼。

他必須要快如閃電。

而且他必須要無堅不摧。

我需要一個英雄。

黎明將至，我渴望一個英雄。

他必須要忠實可靠。

而且要隨傳隨到。

而且要超凡脫俗。」

城市現在變成了一個扭曲的不明物體，完全看不出聳立的大廈以及其他建築物，如果靠仔細一看，就會發現那些看似跟建築物融為一體的怪異分支其實是站在頂端守候的人影，這次的數量比少年兵還多，無論是海邊，街道上，以及天空都塞滿了動員完畢的正義使者，少說也有數千萬人，超乎我預期之外。

兩個物體突然從水裡竄出，我往左邊盤旋，閃過了一支長槍，又急速爬升避過了從兩邊包抄而來的魚雷。一隻半魚人怒吼著從天而降，第二波的向下攻擊刺入了我眼前幾公分的水面，後面也冒出來一台緊咬不放的小型潛艇。

「海洋戰隊以及人魚國騎士駕到！」潛艇駕駛用麥克風叫道。「死吧！潘朵拉！」

「閃一邊去！」我對準直撲而來的人魚用翼面一砍，人魚斷成兩半的身軀砸向潛艇的駕駛艙，機體在打幾個滑之後瞬間爆炸。

一群如黑鳥的剪影陸續飛往我的方向，第一輪戰爭開始了。

時間還有十小時，換句話說，就算不去消耗，我的超凡力量只能保存十小時。

「午夜時分後的心中某處。

在我最狂野的幻想中。

在無邊無際的某處。

有一個人為我歸來

奔馳電徹，最後從烈焰中升起。

超人將帶我馳騁天際。」

我開始向前俯衝，一個正義使者向我對撞過來，它手裡捧著兩枚火球，準備攻擊。在它碰到我之前，我像噴射鑽鑿機一般用嘴啄戳入它的體內，將它的肚子開了一個大洞，火球在我逃脫的幾秒間引爆。

穿披風的正義使者對我揮出了一拳，這一拳在接觸的瞬間立即粉碎，震波的力道

傳回了超級英雄的五臟六腑，它全身就這樣一塊一塊的碎裂。

「普羅米休斯！給我滾出來！」我使勁大吼。

我又避過了另外一方的一擊，下面的海水立即結冰，但是右翼就沒這麼好運了，突來的第二發貫穿了翅膀，羽毛在一瞬間結凍，重的抬不起來。

我利用僅剩的平衡力快速的迴轉，把翅膀擺成平行方向，如龍捲風的呼嘯，結冰的翼刃在砍向那名超級英雄時，它的頭也掉入了海中。

接下來我的雙翼又被一對如巨石塊一樣的雙手給捆住，一個站在海中的巨人凶狠的使力，想把我撕成兩半。

我在這個時候把能量反饋於它的體內，流動的熱流讓巨人痛苦的嚎叫，全身變成赤紅色，海水也開始冒煙，同時巨人也當場炸裂，殘骸滾落水中。

「普羅米休斯！」我感覺自己已逼近瘋狂狀態，流暢而快速的把一波波逼近的敵人燒熔、斬斷、粉碎、斷頭、消滅。

也許這就是潘朵拉 G 的生活經驗，普羅米休斯 R 告訴我人類明知武器對它無效，卻還是出動一堆武器要致它於死地，每天一堆子彈從它身體穿過，使它的身體變成各種新武器的試爆白老鼠，不過我絕對不用光線武器，太耗能量了。

我周圍是一環充滿殺戮以及血腥味的包圍圈，所有接近這個圈子的物體非死即傷，屍骸撲通撲通的落入汪洋裡，但是對方仍是前俯後繼的繼續逼近，我甚至懷疑人類海軍那邊也射了幾枚飛彈過來，因為有一台完全隱形的戰機在逼近我的時候被誤擊失去了準頭。

「普羅米休斯！」我伸出利爪刨掉了戰機駕駛員的頭，一個超級英雄試著用絲線攔截墜落的戰機，卻在辨認方向不明的情形之下被機頭直接撞入水裡，接著還是慣例式的大爆炸。

從海中冒出的襲擊還是非常強大，現在從白浪中竄出的是無數的子母飛彈，它們在升空之後立刻迸發成數不清的細小炸彈，像一張大網一樣從我的頭上罩過來。這是與時間賽跑的時刻，我在彈頭落下的前半秒仔細辨認出了所有的彈道位置，

然後開始順著之中的縫隙拚命閃避，不過偶而還是會有判斷錯誤的時候，我背上挨了三十幾顆炸彈，與彈頭大小不成比例的強勁爆炸把我的羽毛給轟斷了幾根。

我再一次把翅膀往海中一劈，近海碎裂成兩道相對的巨大瀑布，瀑布持續往相反的方向倒退，直到海床要塞以及躲在海床裡的龐大軍隊盡收眼簾為止。

「海被分開了？」一個穿在深海裝甲服裡的超級英雄一時之間反應不過來。

「攻擊上空！」一隻鯊魚頭人身的正義使者下令，其他的部下欣然從命，毀滅光束，槍砲再加上衝擊波的公式化攻勢又再一次從底下竄出來。

我迅速抓了一把海水，將其中所流動的元素給定住，挑選了一些我需要的物質加以分析，此刻它成了一個環型水珠串，重新的分解及再造。

無害的東西只是排列及組合方式無害罷了，只要重組過，就會有很驚人的效果。

我把水珠串拋向海底，在一陣閃光之後，原來的海中部隊七歪八倒的躺在一個巨大的坑洞之中，四周都是碎片、煙霧以及火焰，沒有一個正義使者爬起來，在我把海水恢復原狀後，許多失去呼吸器以及水中裝置的正義使者也沒有一絲掙扎。

「在高峰與蒼穹的交會之間。

在雷霆劈開大海之處。

我發誓某處有個人。

正在守護著我。

即使狂風暴雨。

即使暴風狂濤。

我還是能感受到他。

就像我沸騰血液中的火焰。」

然後我在一片四散的血痕裡終於瞧見它的身影。

一隻黑色的巨狼蹲坐在城市的最高點，身軀有如被雷電劈砍成型的黑色大理石，牠銳利的紅色眼神穿過了重重的煙霧以及火焰，一直在監視我的行動，在與我的目光相會的一刻，牠笑了起來，但是我卻讀不出牠笑容背後的意義。

我展翅飛去，卻又被更多的正義使者擋住去路，那身影再次消失。

我到底還要跟多少敵人戰鬥？我現在覺得身體像是被開了一個大洞，有一些東西不停的從中奔流出來，最可怕的是，雖然只要把體內的節流閥給關住就可以防止流失，但是我連關掉的力氣都沒有，再這樣下去，我的心智就會像堤坊一樣碎裂倒塌，任憑越來越多的洞一個個出現。

這時候，一個聲音從圍堵的人牆傳來。

「好危險啊，真的是好危險，差點就被你給侵入內心了。誰能料到小小一隻白色信天翁有這麼可怕的威力。」牠的聲音露出長長的利牙。「請容我自我介紹，我是普羅米休斯 X，屬性是黑暗英雄。」

黑暗英雄是十分難纏的「普羅米休斯」，他們在本質上與「潘朵拉」的波長很接近，因此對我們了解至深，但是它們的善惡觀比一般的「普羅米休斯」還模糊，爲了毀滅我們可以不擇手段。其中有些被編入了「普羅米休斯」的斥候部隊擔任間諜工作，甚至是暗殺兵。它要消滅潘朵拉 G 是輕而易舉。

「我認得這個聲音，果然沒錯，你還有另一個名字。那就是後來叛逃到普羅米休斯的陣營的潘朵拉 F，沒錯吧？」我冷笑著說。

「『諸神的黃昏』戰役裡的魔狼芬里爾。」

「我真高興你還記得我以前的名字。」普羅米休斯 X 報以一個迷人的笑容。

「彼此彼此，雖然有些勝之不武，但是你這次的戰術真是高明。」

「你也不賴，從你選擇用動物型態躲避我們的偵測，就知道你是行家。」

「你也沒有變成人類型態，可見英雄所見略同。」我急著閃避一隻像嚙齒動物的正義使者發動的重武器攻擊，然後一爪撕爛它的斗篷。「而且黑暗英雄兼具潘朵拉及普羅米休斯的二重性，所以可以任意變換角色，我說的對吧？」

「了不起！潘朵拉 Σ。」牠繼續指揮空中部隊前進。「不過現在我扮演的角色是遭受放射能突變而智力突增的犬科動物，細節我也忘了，只知道我本來是復仇者，後來打倒了潘朵拉 G 為民除害，算了，反正都是爛戲一場。」

「事實上，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的手下這麼多，我不管怎樣都會被發現。一開始知道這件事的時候，我還真想打退堂鼓。」

「是嗎？我本來預期你會用這個機會大開殺戒，然後等到我們對上的時候，你的能力早已耗盡大半。想不到你會這麼低調，看起來是我失策了！」

「我本來還以為你是使用拖延戰術，或是想讓我知難而退呢！」我一邊說，一邊繼續披荆斬棘的向前開路，羽毛上已經充滿了再也洗不乾淨的血腥味。

「對噢，你還有不到五個小時就會失去現有的能力，我都忘了。」普羅米休斯 X 大笑。「那我幹嘛花這麼大的功夫？只要我再撐過這一段時間，你就不再是我的對手，而恢復成普通的潘朵拉。」

「委託者們給你的任務時限是多少？」我現在正把一個骷髏騎士從機車上踢下來，用它自己的鐵鍊打落它的頭。「我知道你的背後也有下命令的生物，否則你也不會大費周章的這樣歡迎我。」

「我的時限是『永遠』，要在這裡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少說點吧，反派話說太多小心被做掉。」普羅米休斯 X 譏諷的說。「我做了什麼值得你這樣殺戮？我為這星球的人類流血流淚，試著建立一個沒有邪惡的和平世界，你這個外來者除了極盡搗亂之能事以外有什麼貢獻？」

「這不是和平的世界，你只是讓邪惡消失，或是讓邪惡與正義站在同一陣線罷了。」為了節省時間，我使出了迅速的迴轉斬法，一擊之內砍掉一排部隊。「這是嚴重破壞宇宙平衡律的行為，在接管這顆星球之前，我必須要讓你的走狗從這裡

全部消失。」

「那就試試看啊！」

巨狼突然把背部弓起，隨即猛撲了過來，之前無法承受它重量的大樓隨及倒塌，牠善用煙霧的優勢，以閃電型的左右交叉路線一路飛躍，路徑上的正義英雄紛紛被撞成灰燼，在騰空的那一剎那，牠張開血噴大口，有一道灼熱的能量從我身邊閃過，力道與少年兵的合體攻擊不相上下，後方海域上的戰艦群立刻爆成一列火球。我急速拉高方向，成垂直脫離水面，借用陽光模糊自己的位置。

「怎麼啦？之前你在『諸神的黃昏』的時候不是很聰明嗎？」巨狼又張口咬了下來，我一揮翅擋下牠的電磁牙。「當時你竟然會想到那種餒主意，先投下病毒讓所有的超級英雄全部變成無敵的食肉殭屍，讓我們親手毀滅自己要保衛的星球，最後則以自相殘殺收場。這次呢？你沒有任何辦法了嗎？」

普羅米休斯 X 繼續第二發攻擊，同一瞬間我也發動還擊，兩種力量擦過的時候各自彈開向對方射去，一個臉上帶著怪異面具的正義使者跳出來擋下這一擊，下場不言而喻，我則是勉強才把攻勢擋下來。剛剛少說殺了幾萬個正義英雄，現在我立刻嘗到了逞快的後果，它們的力量比少年兵強大，相對的，我力量流失的速度比剛剛更快。

巨狼換了另一方向穩穩落在水面上，四肢彈出鋒利的腳爪，回過頭對城市區域的軍團下令。

「殺了那個潘朵拉。」牠吠道。

這是一道兩難的處境，這些聽命於普羅米休斯 X 的正義使者就像取之不盡的人牆，我非要打破它才能接近普羅米休斯 X。它們沒有少年兵這麼強的自尊心，所以挑撥的戰術對它們無效，唯一的方法就是來硬的。但是它們的屍首卻會成為我力量流失的來源。

「我需要一個英雄。

長夜將盡，我渴望一個英雄。

他必須要堅強如鋼。

他必須要快如閃電。

而且他必須要無堅不摧。

我需要一個英雄。

黎明將至，我渴望一個英雄。

他必須要忠實可靠。

而且要隨傳隨到。

而且要超凡脫俗。」

就跟上次的情形一樣，所有的光線，飛彈等攻擊從市中心傾巢而出，我像彈珠台裡面的鋼珠，不斷移動閃避飛過來的各種玩意，然後機械式的肢解趁空檔襲擊的超級英雄，彷彿陷入一場無盡的遊戲之中，只要得點分數不夠高，普羅米休斯 X 是不會罷手的。

現在大地開始震動，在剛剛炮火的掩護之下，又有數十萬名「鋼鐵秩序」的軍團重整旗鼓，在一聲令下之下撲天蓋地的往我的方向殺過來，許多平房已經承受不住巨大的撞擊紛紛倒塌，而煙霧又成了它們最好的掩護，我深吸了一口氣。

時間還有四個小時。

「真是狼狽啊，無敵也有無敵的缺點，對不對？真是賴活不如好死。」巨狼興致勃勃的看著這一幕。「可是再精密的殺戮機器也會出問題的，你是第一個跟我打成平手的潘朵拉，看在我們都是雙方種族內的精英，不如停戰如何？你建你的萬魔殿，我還是擁有這世界。你們的準則十八條不是說『平手比戰勝的附加利益高。』嗎？」

真是可怕的傢伙。

我哼了一聲。「抱歉了，我還是想獨占這顆星球。等一下我就來收拾你。」

我從地面部隊的上方飛躍過去，隨便挑了一個位置砍劈下去，又利用爆炸的上升

氣流盤旋，成了頭下腳上的姿勢戰鬥，三百六十度的全方位攻擊之下，方向感越來越模糊，只聽到沒有間隔的哀嚎與怒吼，斬斷的首級就我看來像是飛入了破碎的柏油路之中，砸出了許多凹痕。

「算了，反正誰來都一樣。」巨狼又露出一抹微笑。「我也玩膩了，或許將來『普羅米休斯計畫』就會被『潘朵拉計畫』所取代吧…」

「『普羅米休斯計畫』？」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

「這一切都是設計好的，親愛的潘朵拉 Σ。」牠的笑意更深了。「你的委託者跟我的委託者是同一批人，它們把這顆行星作為實驗用的培養皿已經有很長一段歲月了，為了實驗需要，它們常常會雇用潘朵拉及普羅米休斯，這次呢，它們想要實驗一顆星球只有普羅米休斯統治的可能性有多高，所以找上了當時拜你所賜成了僵屍巨狼的我，也是最強的普羅米休斯，它們把我恢復原狀後再派遣我來這裡。『普羅米休斯計畫』就是這個實驗的代號。」

「什麼？」

「之後它們不斷把潘朵拉送往這裡與我作戰，而我也很盡責的把它們一一消滅，說真的，潘朵拉 G 很難對付，這點你應該要覺得驕傲。所以我只好先把普羅米休斯 U 給解決，再趁機消滅它。」

「那麼我呢？」

「在委託者的評估內，只剩下你有希望把我打倒，所以它們找上了你。只要你被殲滅，或許我就可以成為君臨宇宙的終極之善，甚至連普羅米休斯 R 都不足為懼，一切計畫都很完美，就算失控了，培育大善人總比大惡人好吧！」

我完全說不出話來。

「好啦，接下來你要怎麼做？」

這一切都是一場騙局，所有的情況都超出我預期之外。

我以為發牌權在自己手上，沒想到我手上連籌碼都沒有。

「我要這樣做！」我在怒火攻心的情形之下，我把一個超級英雄的身軀往地上一

砸，然後伴隨著斷裂的聲響，馬路開始從中心裂開，敵方的地面部隊在地裂開之前就進行了避難措施，有的飛入空中，有的找尋較為平穩的立足點，裂縫仍然持續擴大，但是卻都只是細微的痕跡，與之前海面的情況不同。

但是下一秒鐘，路面開始膨脹，像許多條巨大的蚯蚓同時出沒一樣，在普羅米休斯 X 來不及阻止的情形下，馬路張開了一張大嘴，急速的竄升，一口把周圍的超級英雄全部吞沒，只剩下難聽的嘎吱聲。

接下來，市中心像是變成一隻巨大的海葵，周圍僅存的高樓成了揮舞的觸鬚，把其他逃過第一輪攻擊的部隊一個一個擊落，讓它們隨著崩場的樓層落入無底伸淵之中。之後，路面再度恢復原狀，只剩之前的裂縫。

巨狼厭惡的低吼一聲，再度撲了過來。

我感覺到自己的狀況越來越糟，但是一想到此刻可能是唯一能夠一對一決鬥的機會，我還是迎上去交戰。

「我要殺了你！」牠現在就像地獄來的猛犬一樣發著青光，伸出了巨爪揮過去。

「我一定要殺了你！」

我用腳爪牽絆住牠的爪子攻勢，但是接下來被牠一口咬住另一隻腳爪，我使勁在我們糾纏的時候用翅膀刺入了牠的體內，卻沒有辦法直接命中要害，兩隻生物用力把對方往下拖，重重摔到地上。

普羅米休斯 X 趁這個機會咬住我的喉嚨，致命的熱能隨即灌入我的頭部。

更糟的是，殘餘的超級英雄部隊又慢慢的組成包圍圈，像前挺進。

我頭一次感到一種無力感，所有的武器全部指著我正在慢慢恢復的頭部，巨狼現在已經壓制了整個狀況，雖然接下來可能會很漫長，最後牠還是會殺掉我。

我累壞了，這將會是一場無盡的睡眠，我會一直被剝碎，然後一直醒來，直到有一天我再也醒不過來為止。

但是群眾卻沒有再向前更進一步，連壓在我身上的巨狼都突然緊張起來。

一雙包裹在披風下的雙腿瞬間在我眼前降下，揚起的塵風聞起來有一種枯寂的味道，卻充滿獨步一方的霸氣，緊接著颯的一聲，兩把鐮刀出現在那長腿兩側。

「普羅米休斯 R？」我大喊。

「你要跟這個潘朵拉合作嗎？普羅米休斯 R？」普羅米休斯 X 惡狠狠的質問。

「我只是履行收割者的義務，放心好了，我不會協助它殺你，**即使在別的地方也一樣。**」她轉過來對我說。「你獨自用你的腦袋想想，接下來你要怎麼作？」

即使在別的地方也一樣。

我突然明瞭她在暗示什麼了。

即使在別的地方也一樣。我竟然忽略了這個方法。

我還緊緊的抓著普羅米休斯 X，而且時間還有三十分鐘。

這個計畫或許有可能成功。

「謝了。」我說。

「不必，我並沒有幫你什麼忙。」她嚴肅的回答。

「什麼？你們在說什麼？」巨狼咆哮。

「普羅米休斯 X。我們來換一個戰場玩玩吧。」我的形體開始重新組合。

周圍的聲音突然全部停止了，當前的戰場也似乎不復存在，我在朦朧意識中設定了一個空間跳躍的座標，除此之外，現在的我沒有任何的戰鬥意識，一切的一切就像海市蜃樓。在我跟普羅米休斯 X 脫離現在的空間時，我隱約看到其他的正義使者慌張的全部衝上來，但是一把鐮刀正橫在它們眼前。

「以收割者之名，全部通通不准過來！」普羅米休斯 R 大吼。

「誰跨一步就死定了！」

下一刻，我又回到了一切的原點，那座劇院的舞台。

在重組回去的時候，我感覺十分的疲倦，空間轉移果然對於生物的肉體及精神力傷害極大，連我當下都還有點懷疑這是否只是一個心中模造出的世界。

一切還是那樣子死氣沉沉，當我出現在舞台上的時候，台下的生物之間出現了帶有驚訝及嘆息的聲音。

「我們應該已經把空間通路給封死了，你是怎麼進來的，潘朵拉 Σ ？」

就是這樣了，在我進來的一瞬間，那些用「我們」當作代稱的委託者們就已經把通道給堵死，間接斬斷一切的連結，以及開啓一項雇傭合約。它們不會給予任何聯絡以及物質上的協助，連事後的允諾都撇的一乾二淨。

「我們約定的時間都還沒到，你們就把入口給封死了？」

「我們預期你大概無法活著回來，就算你完成了任務，也不會回到這裡吧。」

「承蒙你們看的起。不過我現在還是無所不能的終極之惡，所以我想試試看空間移動是否可行而已。」我輕描淡寫的說，不過還是有點懊悔，這麼好的能力我怎麼不早點用呢？

「看起來你還沒完成任務。」委託人的聲音再次響起。「你找我們有什麼事？」

「我是來這裡把任務完成的。」我說。「看看我帶了誰回來。」

當黑色巨狼出現的時候，空氣中一下子充滿了驚慌失措的情緒因子。

不過更驚慌的是普羅米休斯 X，牠在這一刻跟部隊暫時分離了，失去牠的屏障跟保護傘。

「你在想什麼，潘朵拉 Σ ！」。牠憤怒的咆哮。

「想念你的那些好朋友嗎？可惜這裡只有你，我，跟下面的觀眾。」集中殺意的我全身開始發出紅色的幽光。「還有什麼舞台比這個更好呢？現在沒人來打擾我們了，我們可以在這裡公平的打一場。」

「這是作弊行爲！潘朵拉 Σ ！」普羅米休斯 X 倒退了幾步，舞台上冒出了火焰。

「委託者並沒有規定戰場一定要在那個行星不可，所以我只要把你帶開就行了。」

「住手！你已經違反了任務的指示了！」失去攻擊先機的巨狼被我突發的意志力

攻勢逼到一旁。

「你還記得我們的準則第二十二條嗎？」我突然問牠。

「記住，不按牌理出牌的最危險…」像是空氣中有數把鐮刀一樣，黑狼的軀體痛苦的趴在地上，然後一塊一塊的消失在空氣中，狼頭掉在地板上，然後燒成灰燼。

「沒錯。」我目送它的最後一絲殘骸消失，深深一鞠躬。「之前你叫我不說太多話，不過那是在大壞蛋解決英雄之前才要遵守的。」

一切都結束了，舞台上唯一的主角謝幕，劇終。

但是台下只有零星的掌聲。

「你贏了。」委託人的聲音響起。「但是不過就是贏了，離你的能力回歸正常值還有一小時，你有什麼打算？回到你原來隱居的邊疆星系，還是回到那顆破行星？」

「我會回去的。」

「我們不會善罷甘休的。到時候會有比普羅米休斯 X 還強的敵手降臨，這樣你還要回去當你的魔王？」

「你們錯了，那時普羅米休斯 R 就會接下那個與我為敵的位置，而你所謂的最強對手只有當新的收割者的份。這是我們的約定。」

「你以為事情這麼簡單？犧牲你的朋友就能讓一切不再發生？」

「普羅米休斯 R 不是我的朋友。」我走向那扇大門。「因為我是潘朵拉。」

話是這樣說，不過我也不知道自己說的是台詞，還是實話。

世界本來就像一場戲。

普羅米休斯 R 還在等我，我想我該快點下戲了。